



丁西
林戲
劇集

II



妙峯山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54.1

著者號 2

登錄號 30282

山峯妙

林西丁



No 73

獻給

國立北京大學，並紀念

蔡子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我替國家社會服務近二十年，從未厭倦。

前言

一
這一篇劇本裏的人物和情節，完全是憑空虛構。這是一篇喜劇。一篇喜劇，是少不了幽默和誇張的。劇詞中，對於社會的各方面，也多少含有諷刺的意味。可是這些諷刺都是善意的，都是熱忱的。我希望聰明的讀者和將來的考據家，不要牽強附會，深文周納。

二

這一篇劇本如果榮幸的被導演家看中，願意排演，我以著者的資格在此聲明：



如果排演是屬營業性質，我要求售票總收入百分之十，或每場至少國幣××元的上演稅。排演如屬公益性質，我願意將應得之上演稅，用著者的名義，悉數捐助。我的志願是要提高文藝作品的價格，為埋頭從事文藝的人謀正當的獨立的光榮的維持生活的途徑。「千里馬骨，」請從隗始。「我希望開明的舞台經理，相信道義，尊重著作人的權利，清高的批評家，調整他們對於做人的觀念，不要笑我貪鄙。」

妙

峯

山

(四幕喜劇)





8567-3
3
0

時間

中華民國廿九年抗戰期間。

地點

中國內地的某一區域。

劇中人

王老虎 妙峯山山寨的寨主——一個土匪首領。

陳祕書 王老虎的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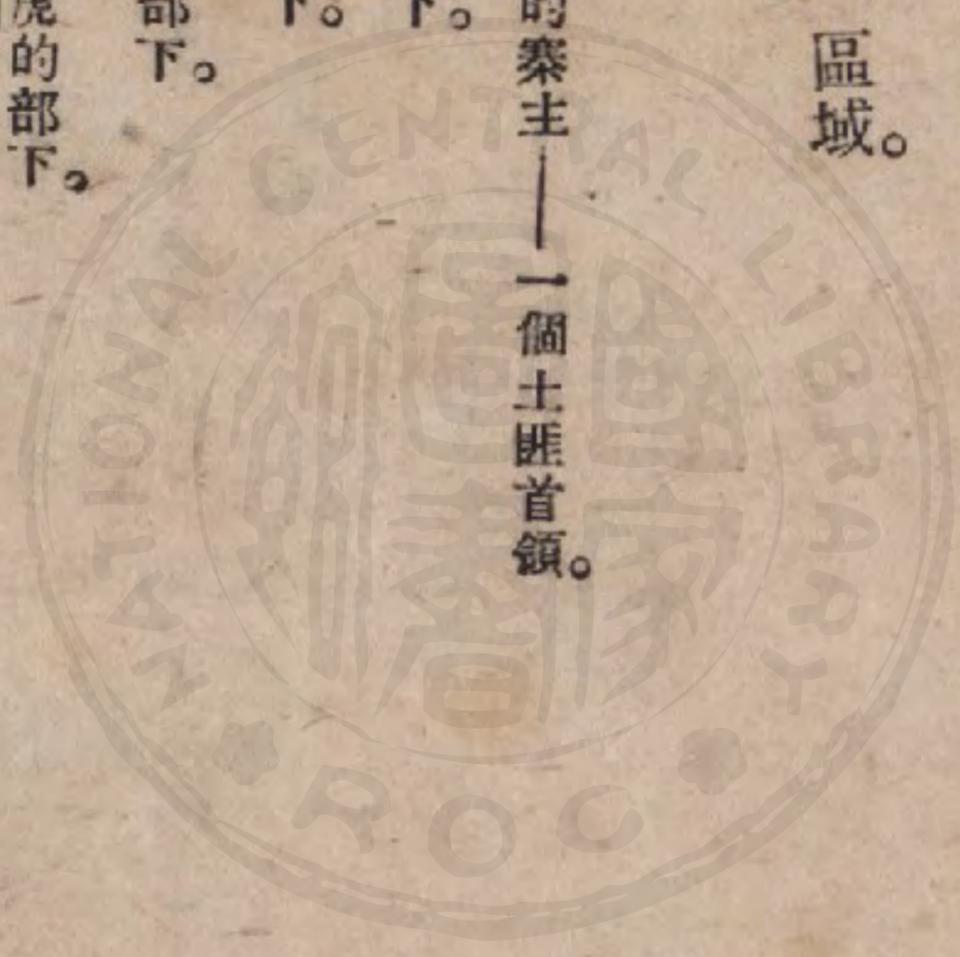
楊參謀 王老虎的部下。

副官一人 王老虎的部下。

士兵一二十人 王老虎的部下。

華華 在公路上旅行的一個女客。

郭士宏 華華的旅伴。



國家圖書館



004651023

谷師芝 郭士宏的太太，華華的朋友。

龍老頭子 三家店茶館店的老板。

三家店小學校女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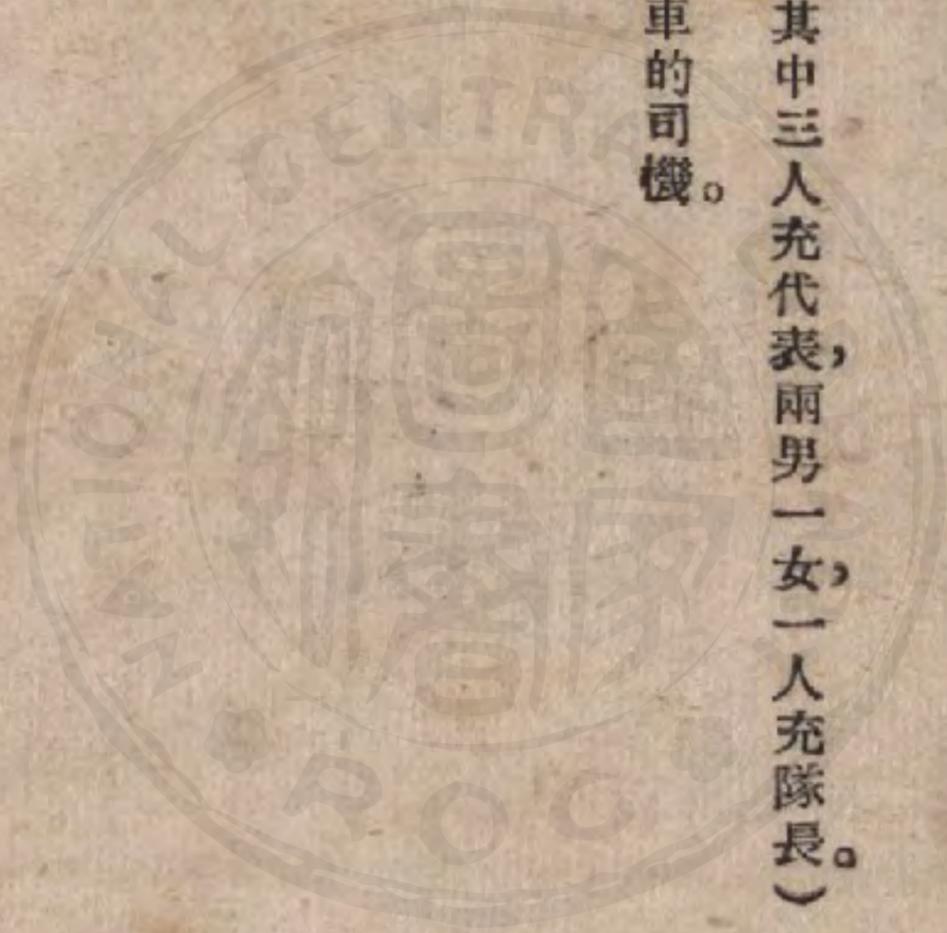
學生旅行團一二十人（其中三人充代表，兩男一女，一人充隊長。）

阿祥 學生旅行團卡車的司機。

小蘋菓 阿祥的太太。

公安局局長。

保安隊隊長及衛隊一人。



第一幕





下午五時。公路旁邊一家茶棚、飯館、兼客店的一間敞屋，後面，靠右有一小門，通一小客房。右面靠後，是沒有門的走道，通廚房。靠前，牆上有一小窗。窗上無門，祇有幾根木柵，沒有糊紙。左面，分前後兩部。前部又分爲上下兩截。下截是牆，上截是板門。因尙在白天營業時間，門板一律未上。後部中央是走進茶棚的大門。

屋內的陳設，有三張方桌。一張放在差不多是屋子的中央，旁邊有兩張藤椅和幾張方凳。其餘兩張方桌，一張放在右邊的窗前，不靠牆。另一張放在左邊。左右兩方桌的四邊都有長板凳。屋的後部小門之左，可以放一排帆布躺椅茶几之類或其他內地小茶棚裏常有的傢具。牆上掛香烟公司的月份牌，對聯等。空出的地方貼有抗戰及新生活運動的標語和「衣帽物件各自當心」一類的「宣言」。

開幕時，住客郭太太坐在一張藤椅上做絨綫手工。客店老板龍老頭子坐在左邊的方桌旁做擦

植物油燈罩和剪修燈心的工作。一會，郭士宏先生從大門走進，手裏拿着剛從外面買回的東西。

郭（郭士宏先生的簡稱。）太太，東西買來了。東西雖然不多，可害了我走了不少的路。（交出買回的東西。）這是洋蠟，這是洋火，這是針，這是麻綫，這是你的香烟。

谷（郭太太谷師芝的簡稱。）你買的甚麼牌子的香烟？

郭本地製的土貨，叫做美人牌香烟。

谷（拿了香烟一看。）美人牌，我看乾脆叫做死人牌算了。這鬼烟我昨天已經試過，又苦又辣，簡直沒有法子抽。

郭這是這裏最好的香烟。別的品牌子更壞。賣香烟的告訴我說，司機的都抽這個。
（坐下。）

谷沒有白金龍嗎？

郭沒有。

谷 沒有紅錫包嗎？

郭 沒有。

谷 強盜牌？

郭 沒有。

谷 美麗牌？

郭 沒有。

谷 沒有沒有沒有，你就祇會說沒有。

郭 本來是沒有麼。我如果說有，我得拿得出來啊。

谷 就沒有比這個再好一點的嗎？

郭 剛才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這是這裏的最好的香烟。連司機都抽這個。

谷 司機司機司機，我不懂爲什麼一個汽車夫要叫做司機。到了內地，到了公路上，就什麼都是司機。這樣是司機吃的，那樣是司機喝的。司機簡直變成了一個皇

帝！我不相信，我什麼人不如，難道連一個汽車夫也比不上嗎？

郭

（他已從桌上拿起一本洋裝書。）啊，太太，你弄錯了，司機的和汽車夫不是一樣的。汽車夫是他們伺候人家的，司機是人家伺候他們的。司機的有汽車有汽油，就和一個軍閥有軍隊有軍火一樣，你什麼事就得巴結他。你有緊急的事要到那裏去，你向公路局買不到票，他有辦法把你送走。你的包裹郵政局裏不受，他有辦法替你帶走。他的權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那還不是一個皇帝嗎？並且，最要緊的是他們有錢，而且捨得花錢，那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谷

（不愛聽他的這一套。厭惡的看了他一眼。）買東西剩下多少錢？

郭

喔，對不起，忘了，剩下三毛錢。（掏口袋。）

谷

（伸出手。）拿來。

郭

（交出毛票。）要不要詳細報告？

谷

誰耐煩和你算這些細賬？（她的烟癮發了，不得已燃了一枝死人牌香烟。先生

開始看書。）路的事情打聽清楚了沒有？

郭 打聽清楚了。前面的鐵橋已經修好，旁邊路上炸的兩個大洞今天下午可以填好，明天可以通車。明天一早我們就可以走了。

谷 （吐了一口烟。）真是倒了霉。不早不遲，等我們到了這裏的時候，他來轟炸。一住就是四五天。住在這樣的一間小房間裏，黑黝黝的，簡直是一個監牢。這樣的一個倒霉地方，這樣買不到，那樣也買不到。別的不去說，連吃的都沒有。早上是荳芽菜，豆腐湯，晚上是豆腐湯荳芽菜，簡直要命。

龍 （龍老頭子的簡稱。）太太，現在還算好的呢。因為有了公路，來往的客家多了，才有幾家舖子。早些時連豆腐都沒有地方買去。這幾天因為鐵橋壞了，車子過不來。平常車子來的時候，車上的司機都替我們帶一點豬肉，帶一點小菜過來。他們把好的自己吃了，把剩下的就讓給我們賣給客人吃。（他已擦好了一盞燈。）

〔司機何祥，華華小姐，差不多同時從外面走進。司機頭帶呢帽，內着中山裝，外着大衣。大衣袋裏一個裝了半袋花生，一個裝了一個茅台酒瓶。手裏拿了一個茶葉瓶和兩個罐頭。華華小姐儉樸的旅行裝束，手裏拿着一把斧頭，和一根新砍下的竹桿。〕

谷 (向華華) 你到那裏去了？

華 (華華小姐的簡稱) 我到後面的竹園裏去了。(向龍老頭子) 老板，我在你的竹園裏砍了你的一根竹子。我給你五毛錢好不好？

龍 小姐，這裏的竹子還沒有這樣貴。我送給你好了。

華 老板，你太客氣了。你既這樣說，那我就領你的情，說一聲謝謝，就不給你錢了。

龍 小姐，你太客氣了。

谷 你要竹子幹什麼？

華 我要做一根釣魚的釣桿，釣幾條魚吃吃。這幾天餐餐吃素，我嘴裏饞得要命。

(向郭先生) 喔，郭先生，你替我買的針和麻綫買到了沒有？

郭 (正在看書。)甚麼? 針和麻綫, 對了。都替你買來了。在這兒。(送出針和麻綫。)

華 (接了針和綫。)多謝多謝。我還要借你的洋蠟用一用。我要把一根針灣成一個鈎子。

(她接了洋火、洋蠟。)謝謝。(她帶了東西走到右邊的方桌。開始用斧頭削光竹子的節巴, 製造她的鈎桿鈎鈎。)

祥 (阿祥的簡稱。)(他進屋之後, 就坐在龍老頭子工作的方桌, 放下手裏的東

西, 從袋裏拿出了酒瓶, 掏出一部分花生。)老板, 替我來一點開水好罷?

龍 (他已做完他的工作, 正拿了燈向裏走去。)開水現成。

祥 我這裏有自己帶來的茶葉, 祇要開水就成。你可以照樣的算我的茶錢。我還請你替我預備兩個人的客飯。

龍 我這就替你預備去。(他帶了燈從過道走出。)

谷 (向她的先生。)聽見沒有?

郭 聽見什麼?

谷 開水有了。到房裏把熱水瓶拿出來。

（郭先生走進小客房，取出一個熱水瓶，把瓶放在桌上。繼續看他的書。龍老頭子提了開水壺，帶着茶碗走進，替阿祥泡了茶。

谷 老板，請你替我把熱水瓶灌一灌。

龍 是了太太。（他向熱水瓶中加了開水。）

祥 老板，你聽到外面的新聞沒有？

龍 外面有什麼新聞嗎？我沒有聽到。我聽說前面的鐵橋修好了，明天可以通車了。

祥 不是這個。我說的是他們捉到了一個土匪。

谷 華 土匪！

龍 一個土匪？不會的。這裏太平得很，一向就沒有土匪。

祥 不是本地的，是從龍王廟捉來的。他們剛用汽車把他押到這裏來。聽說是妙峯

山王老虎的部下。

華 司機，王老虎的部下你不能叫他土匪。

谷 王老虎是有名的土匪頭兒，你怎麼說不能叫他土匪？

華 王老虎替我們抗戰，和日本人打仗。凡是替我們抗戰，替我們打仗的人，都不是土匪。

谷 你不能這樣說。王老虎也許很愛國，也許很勇敢，不過土匪究竟總還是一個土匪。

華 司機，你看到了「這個土匪」沒有？他有多大的年紀，長的漂亮不漂亮？

祥 小姐，我沒有看到。他們把他關在一輛汽車裏，不讓人看。是他們的司機告訴我。今天下午從龍王廟押來的。明天就要把他解到省城去。聽說解到省城，就要把他槍斃。

華 司機，我想一定不會的，你不用替他擔心。你想，如果一個人替我們打仗，我們把他槍斃，這不是幫我們的敵人的忙嗎？

祥 小姐，你也是這麼說？可是軍隊裏的事情難說得很。他們打起仗來很兇，他們做起事來有時候也糊塗得利害。說不定碰到了一個糊塗傢貨……

（公安局局長走來，打斷了他的話柄，局長從大門走進。）

局 （公安局局長的簡稱。）老板在屋裏嗎？

龍 喔，局長您來了，請坐。我就是這裏的老板。您有甚麼吩咐？

局 我們隊上的人剛才告訴我說，你這裏有一間小客房。我現在有一個——一個——一個客人，今晚要借用你的這一間小客房住一宵。

龍 局長，我這裏小客房倒是不差有一間。可是現在有客人住了。連這位小姐（指華華小姐）住的地方都沒有。

局 客人住了，那麼請你要他讓一讓。

龍 局長，你是一個明白人，我不能要我的客人把他住的房子讓給另一個客人。

局 我的客人不是一個普通客人。他是一個——我辦的是一件公事。

龍 局長，我的客房就是這位先生（指郭先生）和這位太太（指郭太太）住了。請您自己和他們商量好不好？

局 （認為有理。向郭先生。）先生貴姓？

郭 敝姓郭。

局 （指郭太太。）這位是——？

郭 我的內人。

局 你和你的太太就住在——？

郭 （指小門。）那間小房子裏。

局 喔，郭先生，對你不起，我現在辦的是一件公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請你把這間房子讓一讓。

郭 局長，這間房子可不大好。剛才我的內人還在說，這樣的一間小房子，黑黝黝的，簡直是一個監牢。不知道你的客人是不是一個犯人？如果是一個犯人的話，那

再合式沒有了。

谷 你不要在那裏瞎說。請問你，我們把這間房子讓了，我們住到那裏去？

郭 喔，局長，對了，這件事我是不能做主的。請你和我的內人直接交涉好不好？我是很容易辦的。（他繼續看他的書了。）

局 （轉向郭太太。）太太，我請你原諒，我辦的是一件公事。剛才你的先生說對了，我們押了一個犯人，今晚沒有地方住。我現在和你商量，請你通融一下，把這間房子讓一讓。我們就祇住一晚，明天一早我們就出發了。

谷 局長，你明天一早出發很好。可是今晚你教我住到那裏去呀？你要我讓房子很容易，你得另外替我找到一間大的房子給我，那我很願意把這一間小房子讓給你。

局 太太，如果我另外可以找到一間大房子，我不來這裏和你麻煩了。

谷 既然這樣，那我不能讓出我的房子。我是一個女人，你不能教我住在馬路上過

夜。(局長爲難。)

華 局長，我有一間小房子，我願意出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我是一個鄉下人。我小的時候，就聽到家裏的人告訴我說，我的外公是一個土匪。所以我從小就喜歡土匪。不知你押的犯人是不是一個土匪？如果是一個土匪，我很願意把這房子讓給他。

局 他是一個土匪。

華 那好極了，

局 你住在那裏？

華 我住在一輛小汽車裏。那就是我說的小房子。車子雖然很小，我包管你一個人可以夠住。我已經在裏面住了好幾晚。你如果願意，我可以讓給你。

谷 華華，你把汽車讓出來，你自己住到那裏去？

華 我可以住這一間大房子。(指敝屋。)

谷 牀鋪呢？

華 沒有牀鋪，我陪你玩一晚的紙牌。

谷 你有這樣好的精神，我可不能陪你。並且，這部汽車是我的。我不願意一個土匪住在我的汽車裏。你不能替我做主。

華 喔，局長，對不起，我忘了，我說的這輛小汽車是這位太太的。我不能替她做主。如果你願意借用，請你和這位太太直接商量罷。（她繼續做她的鈞鈞鈞桿。）

局 （想了一會。）老板，你這一間大房子沒有人住，是嗎？

龍 沒有，局長。

谷 甚麼？你想把一個土匪帶到這裏來嗎？你要讓一個土匪和我們同住在一間屋子裏嗎？那我可不答應。你如果把他帶到這裏來，我即刻就走。

華 （連忙的。）不行不行，你說錯了。你不能走。你走了他不是就可以用你的那一間監牢了嗎？

谷 啊，對了，我說錯了。我不走，我反對你把一個土匪帶到這裏來。

華 你這就說對了。

局 (不客氣了。)你反對嗎？你如果反對，你就得把你住的房子讓出來。這間大房子不是你住的，你沒有權利來干涉公家的事。(轉向龍老頭子。)老板，就是這樣辦好了。就借用你這間大房子。晚上你把兩張桌子併在一起做一張牀，讓他睡覺。請你預備一客客飯，等會我教局上的隊長把他帶到這裏來。(向好商量的郭先生。)郭先生，打攪打攪。

郭 局長再見。(局長從大門走出。龍老頭子走進廚房。)

祥 (看局長走遠了。)他媽的，世界上的事情太不公平了。王老虎帶了五百個人，讓日本軍隊走進了老虎口，口子一堵，機關槍，迫擊砲，手榴彈，前後夾攻。七天的工夫，沒有水喝，沒有飯吃，死的死，傷的傷，二千多人，不會逃走一個。他的媽，山上的軍火用完了，他的部下野貓子奉了老虎的命令，帶了十多個人，偷偷的跑到

了龍王廟，想偷一點軍火，接濟接濟。運氣倒霉，被他們發覺了，乒乒乓乓，就對着人家開起火來。你看，人家多漂亮，兩手一舉，說弟兄們不用開槍，僭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願意投降繳械，我不願意教弟兄們流血。僭們的血和僭們的子彈，要賣給日本人。你看，這話說得多漂亮！現在他們把野貓子捉住了，把他當做一個土匪。說不定還要把他槍斃。不錯，他是一個土匪。可是他殺的是我們的仇人，殺的不是老百姓。他總比做一個漢奸好多了。

谷 華華，他說的可是真的？

師芝，我得調查調查。

祥 可是真的？我剛從阿大那裏來，他是和他們一同來的。他會不知道？

華 司機，阿大是誰啊？

祥 阿大是誰？阿大是一個傻瓜蛋。車子就是他開來的。車上押的就是野貓子。

華 是一隻野貓子，不是一隻老虎？

祥 一隻老虎才怪。他們可沒有這樣的本領。要是本領，跑到妙峯山把王老虎捉了來，我才佩服。（他喝了兩口茶。）

華 阿大也是一個司機嗎？

祥 可不是。他是常在公路上走的，和我們常在一塊的。剛才我看到他，我說，阿大，你這個混蛋，王老虎是什麼人，你不知道嗎？他們捉了他的部下，你幹麼要替他們開車啊？要開車，你應該把車子開到妙峯山，把野貓子送回到他的老家去啊。（學阿大可憐的口吻。）『一把手槍對着我。』我說，那麼，你走到山坡拐灣的地方，爲甚麼不向山凹子裏一直開下去？空隆通，往下一衝，大家一齊完事，不痛快嗎？（又是阿大的口吻。）『你倒說的好聽，我家裏還有一個老婆，五個小的。』我說，算了罷，你記得你的老婆和小的？你是捨不得你的那三個姘頭啊。

華 阿大祇有三個姘頭嗎？

谷 華華，你是一個小姐，你不能這樣的隨便亂說話。

祥 我說的是三個嗎？也許不祇三個。不過這傢貨沒有胆子，他不敢承認。我說，你怕甚麼？難道世界上祇許做官的做經理做買辦的討姨太太，就不許僑們做司機的軋餅頭嗎？可是話得說回來。一個男子漢要有骨氣。軋餅頭不礙事，你做起事來可不能含糊。不要三杯米湯一灌，你就昏了頭，甚麼混蛋的事都替她們去幹去。——老板，請你再來一點開水。

龍 (在廚房內) 是。

(小蘋菓從外走進。顯亮的新衣，新絲襪，新皮鞋，新的手提包，新燙的頭髮。)

小 (小蘋菓的簡稱) 喔，阿祥，你在這裏。我到處找你找不着。你是在和誰講話啊？
(親熱的坐在他的近旁。)

祥 沒有和誰講話，隨便說說。你到那裏去了，去了這麼半天？

小 (撒嬌的) 你猜猜看。(她從手提包裹拿出一面小鏡和粉撲，撲了粉，又拿出一包巧克力糖。)

祥 你不是跟了學生他們到那小學校參觀去了嗎？

小 對了。你在這裏做些甚麼，沒有喝酒罷？你答應了我不背了我偷酒喝的。

祥 你看看，酒瓶還沒有開封，我在這裏喝茶等你。

小 吃糖嗎？

祥 謝謝，吃不來。

小 我偏要你吃。你吃了糖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她咬了一塊糖，把剩下的送到她先生的嘴裏。）

祥 你有甚麼事要告訴我？

小 我要問你要兩百塊錢。

祥 我就知道，要就沒有事，有了事就是要錢。你想買甚麼？

小 這個錢不是買東西的，是送給一個人的。

祥 好傢貨，你真開氣。一下子就是兩百塊。你送給誰？這裏沒有你的親戚朋友，你可

以拿我的錢去做人情去。送給誰？快說！

小 你猜猜看？

祥 這我怎麼會猜到？是不是送給大學生的旅行團，讓他們每天可以多吃一餐稀飯？

小 你猜錯了一點兒。

祥 （掏出錢包，拿出新鈔票。）看，錢在這裏。你如果不告訴我送給誰，你不要想拿到我的票子。

小 啊，阿祥，我是捐給那一個小學學校的。

祥 捐給學校？學校有公家的經費，幹麼要向你捐錢？

小 喔，阿祥，我告訴你，剛才我到那邊的小學校參觀去了。我會見了他們的校長

——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小姑娘。長的還不錯，就是因為沒有吃得飽，面上沒有血色。她一個人又是校長，又是教員，又是庶務，又是老媽子；甚麼事都是她一個

人去做。你猜她一個月拿到多少錢？

小 祥 拿到多少？

她一個月祇拿到十八塊錢，還連辦公費在內。這不是要她的命嗎？這樣冷的天，她身上祇穿了一件藍布袍子。還打了好幾個補釘。一會參觀完了，我和她閒談，我說，我剛剛結婚，我的衣服很多。你如果不嫌棄，我可以送你幾件。她無論如何不肯要。我說，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不相干的女人，我是一個司機的太太。我在中學上過學。我的先生就是替這一班大學學生開車來的阿祥。不相信，你可以問問學生們，他們都知道。她說，我知道你是一位司機的太太，可是我不能要你的衣服。我說，那是因為你看不起我，我要生氣了。她說，好罷，你如果願意，你可以捐一點東西給學生，或是捐一點錢給學校。我可以替學校的窗上配兩塊玻璃，做一塊大的黑板。我說，我身邊沒有可以送小學生的東西，我可以捐兩百塊錢給學校。

祥 一開口就是兩百塊？

小 是啊，她也這樣說。她說，我們學校的經費，一年不過兩百四十塊錢。你捐兩百塊，差不多就是一年的經費。你捐得太多了。我說，不要緊的，我的先生一個月可以賺一千五六百塊。他這一趟就可以賺七八百，他不在乎……

祥 你可真會吹大泡唉。

小 我說的可不是真話嗎？你一個月可不是可以賺一千多塊嗎？

祥 後來怎麼樣？

小 後來她答應了。她要留我吃飯。我說不行，我的先生他在等着我。她說，那是你看不起我，嫌我這裏的東西不好吃。我怕她生氣，我就答應了。我說，等我去把錢拿來，順便我告訴他一聲，要他不用等我。現在我得把錢送給她，陪她一塊兒吃飯。我還答應了她下次從這裏經過的時候，到學校裏去看她去。喔，一個頂可愛的

小姑娘，你沒有看見。——好了罷，現在你的票子可以給我了罷？

祥（一面數票子。）票子可以給你，你可得回來和我一塊兒吃飯。我已經拿來，兩個罐頭，一瓶茅台酒。

小不成。我已經答應了她，我得回去和她一塊兒吃飯。如果我不去，她一定要生氣的。也許她就不肯收我的錢。罐頭你一個人吃好了。你可不許多喝酒，喝醉了你就愛罵人。你如果嫌寂寞，你可以找一個人來陪你。祇不要找女人就成。

祥（交出票子。）這裏是整整兩百塊。連上次的兩百，一共是四百塊。這一個月你還剩下一百塊。

小怎麼？你每月給我五百塊錢，我從來不會向你多要過。這兩百塊你不能算在我的賬上。應該是算你捐的。

祥算我捐的？你真會拿旁人的錢做好事，和那些募捐做好事的慈善家一樣。

小和他們一樣？不，我比他們好多了。我雖然自己不出錢，我可不像他們那樣揩油啊。——這樣好不好，我們一人一半，一百塊算是你的，一百塊算是我的，怎麼樣？

祥 (慷慨得很。)你拿去好了。喜歡這樣嚙哩嚙嚙的。

小 謝謝你，我說了你是不在乎的。(她把票子放進小提包內，想和先生親近一下，看了屋內有人注視，不甚方便，她用手捻了一捻他的腮。)再見再見。(拿了錢包從大門走出。)

祥 早一點回來啊。

華 司機，我恭喜你，你娶到這樣好的一個太太。又和氣，又大方，又能幹，又漂亮，可惜她太忙了，不然我很希望你替我介紹介紹。

祥 謝謝你，小姐，鄉裏人，不過她進過中學。

華 進中學有甚麼關係？進中學不會使一個女孩子長得更漂亮一點。你們是剛結婚能？

祥 剛剛兩個半月。

華 可不是嗎？我猜想你們是新婚夫婦。你每次出門，都把她帶着一道走嗎？

祥 沒有辦法，不願意一個人待在家裏。不過一個人出門到處看看，見識見識，也是好的。

華 你的這位太太實在太可愛了，你得待她格外好一點才對，你喝醉了酒可不能打她。

谷 華華，你怎麼總喜歡瞎說。

華 喔，司機，你不要見怪，我是說了玩的。我知道，像這樣的一個太太，誰也捨不得打的。你更不像是一個打太太的人。不過打太太的男人是有的，你承認嗎？

祥 有的？多得很！

華 你的太太叫甚麼名字？

祥 她的名字可不少。在學校裏，她們叫她小蝴蝶兒。在我們沒有結婚的時候，他們叫她小蘋果。現在他們都叫她祥嫂子。

華 這幾個名字都不錯，都很好聽。

〔龍老頭子拿了開水壺走進。替阿祥加了開水。〕

華 (已經做好釣鈎釣桿。師芝，我的釣魚的工具做好了。現在我要去試試我的

運氣。我希望可以釣到兩條又肥又大的魚，吃一餐闊氣的晚飯。

谷 就快開飯了。你不要走太遠了。

華 就在後面那一條小溝那兒。我已經約好了兩條魚在那兒等我，如果他們沒有耐性，等了我好久不去就走了，我也即刻就回來。

〔她送回洋蠟洋火，拿了釣桿和斧頭向大門走去。剛到門口，保安隊隊長和一個兵士押了一個犯人〔王老虎〕走來。犯人腳上帶了一副鐐，後面跟了三個大學生，兩男一女，和其他看熱鬧的閒人。她避在一旁，讓隊長兵士和犯人走進。她看了一眼犯人，似乎想留在屋內看熱鬧。遲疑了一下，她決定了還是去釣魚。從大門走出。〕

兵 (兵士的簡稱。閒人走開。他把看熱鬧的攔在門外。)

谷 (她一見犯人走進，臉上顯出厭惡。真倒霉！她站起身，帶着手工，向小門走

去。士宏！

郭 甚麼？

谷 走走走！

郭 還有兩頁書，讓我看完了再走好不好？

谷 不成。你得到房裏來陪着我，你不能讓我一個人待在房裏。（先生拿了書和買的東西跟走。）熱水瓶！（他又回轉來拿了熱水瓶，跟着太太一同走進小客房，關上門。）

隊 （保安隊隊長的簡稱。）老板，來兩杯茶。（他坐在中央方桌旁。）

龍 （在內答應。）是。

兵 （向欲跟進屋裏來的大學生。）你們不能進去。

吳 （一個男性大學生的簡稱。）爲甚麼我們不能進去？

兵 我們這裏押了一個犯人。

吳 你押犯人，我們可要喝茶啊。這裏是一家公衆茶館鋪子。你不能禁止人家來喝茶。你不能妨害人家做生意。

周 （另一個男性大學生的簡稱。）老吳，你說話放客氣一點。你瞧我的。（向兵士。）老總，對不起，請你聽我說，我們是一個大學學生旅行團的團員，我們都是大學生。我們路過這裏，因為前面的鐵橋炸壞了，我們的車子走不過去。這幾天我們就利用我們的時間到各處去講演。今天我們剛從鄉村講演回來。走了幾十里的路，說了幾點鐘的話，我們的口渴了，想買一碗茶喝喝。還有這位小姐的脚也走累了，想找一個地方坐了歇一歇。我們喝一杯茶就走，不妨害你的事。現在請你通融一下，讓我們進去坐一會兒。你看，這位先生就是我們的司機，他還不是也坐在這裏喝茶嗎？

祥 周先生，你請過來這邊坐。

隊 （向兵士。）讓他們進來。

周 謝謝，謝謝。（與他的伙伴走進。坐在阿祥的桌旁。）

祥 老板，再來三杯茶，茶錢一齊算在我的賬上。

周 謝謝。

（龍老頭子拿了茶杯水壺走進，替客人沖了茶。）

周 （想和隊長交談。）隊長，來一杯龍井好不好？這是我們的司機先生自己帶來的茶葉，在這裏出錢也買不到的。

隊 謝謝，我這裏已經有了。

周 （不放棄。）那麼來一枝本地製的香烟罷。

隊 謝謝，我不抽烟。

周 （向阿祥敬烟。阿祥拿起桌上放着的紅錫包給他看。）喔，對了，這種蹩脚烟你抽不來的。（他自己燃了一枝烟。再向隊長，）隊長，你們是今天上午從龍王廟來的罷，聽說你帶來這位朋友是王老虎的部下對不對？

隊 先生，我請你原諒，這是我們的公事。

吳 你和他講甚麼？喝茶喝茶。

〔阿祥掏出兩把花生敬學生，自己燃了一枝紅錫包香烟。〕

杜 〔那位女性學生的簡稱。〕謝謝司機，你的太太那兒去了？

祥 到那邊小學校去了。

杜 到小學校去了？剛才我從那兒來，我看見校長在那裏燒飯做菜，我沒有看見你的太太。

祥 她剛才還在這裏，剛走一忽兒。校長先生請她吃飯。

杜 她的人緣兒可真好。

祥 周先生，明天我們可以走了。下午四點就可以到清良府。到了那裏我想請你們諸位先生小姐們吃頓便飯。等一會請你替我約一約好不好？

周 怎麼？你還要請吃飯？這幾天買米買菜的錢都是你墊的，你還要再請吃飯？我告

訴你，我們這麼多人，就是每人三碗肉絲炸醬麵，就得幾十塊大洋。

祥 出門的人那裏講到這些。

杜 司機，你不用操心，你的太太今天一早就對我講過了。我已經替她約好了。

祥 她已經請你替她約好了？這傢貨真會做現成人情啊。

杜 你太太對我說，她說，阿祥要請你們吃飯。明天一到清良府，他就把車子一直開到人和大飯店。請大家不要走散了。她說，阿祥講的，這些少爺小姐們平常在學校吃的就祇是白飯鹽水湯。這幾天在路上就攔了，連飯都捨不得吃，每天就祇吃兩餐稀飯。年青的人身體要緊。他們家裏的人離得太遠，沒有法子可以照顧。學校裏的校長事情太忙，管不到他們的伙食。我實在看不過去。到了清良府，我非請他們大吃一頓不可。花幾個錢算甚麼？一場麻將就可以輸個三百五百。這是你太太對我說的。

祥 她那張小嘴巴可真會說話。

杜 喔，司機，你這位太太真不錯，我們一路走了幾天，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她。我們還替她取了一個名字。

祥 你們又替她取了一個名字？你們叫她甚麼？

杜 我們都叫她小新娘子。她高興極了。祇要我們叫一聲小新娘子，她就笑嘻嘻的走過來——好了，小新娘子真的來了。

〔小新娘子和小學校長一同從大門進。校長後面跟着一個長工。長工手裏提了一個籃子。〕

小 (笑嘻嘻的) 你們在講我嗎？

杜 我們在告訴你的先生，我們大家都喜歡小新娘子。

小 (嬌滴滴的向她的先生) 真的嗎？(先生向她笑了一笑，她親熱的靠着先生坐在同一板凳上。)

祥 就吃過飯嗎？

小 飯還沒有煮熟。(替校長介紹) 他就是阿祥。她就是校長先生。

祥 校長先生請坐。

校 (校長先生簡稱) 謝謝，我不坐。我是來送一點東西，即刻就要回去。(她從長工手裏拿過籃子，走到隊長面前) 喔，隊長，我這裏有兩樣小菜，是我的學校裏的學生捐錢買的。是我替他們做的。他們聽見說你押了一個犯人來了，是王老虎的部下。他們一聽到王老虎的部下，就興奮的了不得。他們以爲上個月在老虎口對日本人打的那一個勝仗，就是他打的。小孩子的心理，雖然簡單，倒是很有意思的。他們即刻就捐了錢，買了東西，要我替他們做兩樣菜，來慰勞慰勞。我因爲這是小孩子們的一點愛國心，我就答應了。我說不要緊，你們去買好了。我一定替你們做。等會菜做好了，我替你們送去，隊長一定會答應的。現在我已經把菜拿來了。不是甚麼好吃的東西，一碟臘肉，一隻烤雞。我希望你可以允許。

隊 送吃的飯菜是可以的。我可以答應。

校 謝謝你。小孩子們知道了一定很高興的。我就擔心恐怕你不答應，使他們失望。

好了，現在我就把這個籃子交給老龍。（老龍拿了碗筷走進。）啊，就開飯了，我來得正好。

龍 先生小姐們，對不起，我們這裏開飯了。隊長，你就請在這裏用飯好不好？

隊 不客氣，我還有事，我要走了。

校 老龍，我這籃子裏有兩樣菜，是送給那位先生（指犯人）吃的，我已經向隊長說過，隊長答應了。

龍 好的，校長，請你放在這裏好了。

隊 （喝了一口茶，站起，走向大門，對兵士。）不要走開。你可拿一張凳子坐在門外。等會我叫他們來人換你回去吃飯。（走出。）

校 （放下了籃子。向長工。）你幫了老板順順桌子，你就在這裏等一會兒，回頭把空碗帶回來。（向小蘋菓。）我們走罷？

小 （戀戀不捨的站起，向她的先生。）對不起，少陪少陪。（她挽了校長的手臂同

從大門走出。

吳 走走，我們也走。（他和他的同伴喝了幾口茶，跟着校長走出。）

祥 老板，請你來兩個茶杯兩個碟子，我要喝酒裝菜。（他開始開酒瓶，開罐頭。）

（看熱鬧的人，已陸續走散。兵士拿了一張凳子，坐在門外。老龍收拾桌子，長工幫忙。他們先將阿祥桌上的花生壳收拾乾淨了。放了兩副碗筷。在對面犯人坐的右桌上放了一副碗筷。在中央的桌上放了三副碗筷。桌子順好後，老龍走進廚房。長工從腰間取了一塊抹布，走到犯人坐的桌子，擦抹桌面。犯人自進屋之後，就坐在右邊的那張桌子的右邊，面對阿祥，伏在桌上打瞌睡。現在他似乎醒了覺，把兩手掩了面，用極低的聲音向長工說話。長工一面裝着抹桌，一面把耳朵湊上去一兩次。這當然是很短很快的動作。長工抹好桌子，把籃子裏的茶放到犯人的面前。老龍用了一塊木板拿進幾碟菜幾碗湯。分放在三張桌上。他拿了兩個空碗，兩個空碟送給阿祥。阿祥把罐頭裏的菜倒進空碟。老龍再走進廚房，長工跟去。

祥 （倒了一茶杯酒，送到犯人面前。）朋友，這是真正的茅台酒，我敬你一杯，擋擋寒氣。如果我是阿大，我老早開了車子，把你送到妙峯山了。（犯人舉手行了一

禮，沒有講話。）

〔阿祥走回到自己的桌子，坐在面對犯人的一邊，開始用餐。老龍拿進五六碗飯，分送到三桌，拿走司機桌上的空罐頭。〕

龍（開了小房門，向內。）先生太太請用飯。

郭（和太太同從小房門走出。）華小姐還沒回來。

谷真討厭，每次要人等她。（她走到中央桌旁，看了看桌上放着的菜，生起氣來。）

餐餐荳芽菜，餐餐荳腐湯，我實在受不了。這樣的一個鬼地方，連雞蛋都買不到。

（她坐下，手托着腮，不想吃飯。先生拿起筷子，見太太不吃，又將筷子放下。太太

聞到屋內的鷄與肉的香味，向各處聞聞，看到了犯人桌上的臘肉和烤鷄，司機

桌上的牛肉和醬鴨，不由的火冒三丈，她把桌子一拍。）老板，快來！

龍（連忙的走進。）太太，要甚麼？

谷要甚麼，你這個老傢伙，真不是一個東西！

龍 太太，你要甚麼請你好好說，請你不要罵人。

谷 我罵你這個老東西，太可惡，太欺侮人。

龍 太太，甚麼事，請你講明白了好不好？

谷 講明白，我要你替我買幾樣好菜，你這樣也買不到，那樣也買不到……

龍 太太，是買不到，我沒有騙你。

谷 對了，我要你買菜，你買不到。爲甚麼人家來了，你鷄也買到，鴨也買到，我們教你去，你這樣也沒有，那樣也沒有。這不是欺人太甚嗎？

龍 喔——喔。你講的是這兩位先生桌上的菜啊。那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太太。

谷 自己帶來的，我不信。

龍 太太，你不信，你可以問問他們，可不是自己帶來的。這位司機的牛肉和醬鴨，是他自己帶來的罐頭。空罐子還放在廚房裏，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拿來請你聞一聞。這位先生的臘肉和烤鷄，是校長先生剛才送來的，你沒有看到。你如果嫌

這裏菜不好吃，回頭你也叫校長先生替你做幾樣送給你。

谷 你胡說！隔壁人家就有一隻雞。我親眼看到的。我給你錢要你替我去買，你爲甚麼不去啊？

龍 太太，我去過了，他不肯賣。人家的雞是留着生蛋的。

谷 留着生蛋，你爲甚麼一隻雞蛋也買不到？

龍 太太，你不懂嗎？他的雞蛋是留着孵小雞的，不是賣給人吃的。太太，我請你包涵一點，祇怪我們這個三家店的地方太小，請你原諒。

谷 （向他的先生。）你爲甚麼一句話也不說啊？人家知道帶罐頭，你爲甚麼就想不到？

郭 我們不是也帶了嗎？誰知道會在這裏耽擱這好幾天。我們帶的罐頭不是吃光了嗎？

谷 吃光了，你爲甚麼不多帶一點啊？

郭 現在已經吃光了，有甚麼辦法？

谷 你把話來嘔我，你也來欺侮我是罷？這一頓飯我不要吃。

〔犯人向老龍招了一招手。老龍走去。犯人用他的茶杯，分了一半茅台酒，輕輕的對老龍說了一句話。接着，老龍拿了那碗烤鷄，和那杯酒走到中央的桌子來。〕

龍 太太，這是那位先生要我送給你吃的。（將鷄、酒放到她的面前。）

谷 豈有此理！（她即刻離開桌子，氣沖沖的走進小房，先生不敢怠慢，趕緊跟進。）

〔老龍走進廚房。一會，華華拿着斧頭和釣桿走進進來之後，先向各處看了一看。〕

華 怎麼？就開飯了。（她看了一看手錶，放下斧頭和釣桿，走到中央方桌，看見了烤鷄，不相信，又細看了一看。）哈囉！這可了不得！（她又拿起酒杯，先聞了一聞，接着嘗了一口，吐了一吐舌頭。）茅台！（她連忙放下酒，走去在小門上敲了兩下，將門推開。向內。）師芝，你快來看看，今天吃的什麼菜。今天老板替我們送行，預備了一隻烤鷄，還有茅台酒。（她一看神情不對。）怎麼？又吵架了。飯已開好了。

快去吃飯。

谷 (在內。) 你去吃好了。我今天不想吃飯。

華 瞎說。你平常可以不想吃飯，你今天不能不想吃飯，今天甚麼菜，你聽見我告訴你了嗎？

谷 我聽見了。我不要吃，我吃不下去。

華 那你的運氣可真倒霉了。你們吵架也應該選一個不好的日子啊。郭先生怎樣？

郭 (也在內。) 我肚子裏也脹的利害，我也不想吃。

華 好罷，那我就不客氣一個人吃了。(她走回飯桌，居中朝外坐下。把烤雞拿到面前，先聞了一聞，接着用筷子試了一試。)

祥 (拿起酒杯，邀犯人同飲。犯人把嘴向華華一呷示意。他懂了他的意思。舉杯向華華。) 小姐，請一點。

華 (其初不解，隨即明白了是請她喝酒。) 喔！(她趕快放下筷子，拿起酒杯。)

華祥

請！

（犯人也同時舉起酒杯，但他沒有開口。三人一齊舉杯請酒。幕下。

（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當天的夜晚八時，仍是三家店的客店，牆上的板門已經上好，大門關着。三張方桌中，已有兩張併在一起，橫放在右邊的靠牆，預備用作犯人的臨時床鋪。右邊的牆壁上，裝了一盞油燈。郭家夫婦和華小姐坐在第三張桌子的三邊玩撲克紙牌，郭先生居中朝外，郭太太坐在他的右邊，華華坐在他的左邊。桌上點了兩枝洋燭，犯人王老虎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閉了眼，交抱着兩臂靠在椅背上睡覺養神。看守犯人的兵士，已經坐在一張凳子上，身子靠着牆壁打瞌睡。開幕時，玩紙牌的人剛剛打完牌，輪到華華收牌洗牌，郭太太在洋燭上燃了一枝香烟，郭先生抽空翻看一本書上的圖畫。

谷
（先吐了一口烟，然後向她的丈夫。）唉，記賬記賬。（丈夫沒有聽見，她搶去了

郭
他手裏的書，把書放到她的屁股底下。）記賬記賬！你的耳朵到那裏去了？
喔，對不住，記賬，對了。（他從桌上拿起了一枝鉛筆和一張紙。）那一家贏的？

谷 那一家贏的？我贏的！

郭 對不住，對不住，當然是你贏的。（他記不下賤去。老實說，他已忘記了一切。）是

——是——是三登，是不是？

谷 三登！胡說是四登，double。

郭 （打打自己的頭。）對了，對了！（還是寫不下去，畏怯的。）是紅方塊兒罷？

谷 （惱了。）你是怎麼回事？我看你是在那裏做夢！紅方塊兒！四登 heart, heart, heart double. 這可聽清楚了罷？

郭 （依然寫不下去。抱歉的。）喔，太太，我很抱歉，剛才你講的很清楚，可是我忘了。我不記得四登 heart 應該是多少分數。

谷 多少分數？

郭 是的，我不記得四登 heart 是多少分數。還有 double 是多少分數。請你一次告訴我，省得再麻煩你。

谷 四登heart 三十六分，double，七十二分。

郭 不錯，不錯。加在一起是一百零八分。

華 （她已洗好牌，起始分牌。）不對，一共就是七十二分。沒有三十六分。

郭 對了，對了，三十六的一倍，就是七十二。

華 這就對了。

谷 還有five hounor in one hand，加五十分。

郭 對。這也不是加在一起的。（他開始登賬，一面說，一面寫。）這是七十二分。

谷 （看他寫的地位不對。）寫在下面，七十二，五十分麼寫在這裏！（她指出寫五十分的地方。）

華 讓我來登記好不好？（她放下手裏牌，想接過紙筆去。）

谷 不，我偏要他登記。他一天到晚甚麼事也不肯替我做。快快快，快一點起牌！

華 （她和郭太太已經起好牌。）這一次是我先開口罷？我叫一個紅方塊兒。

谷 (老練的) 一個 spade。

郭 (他一面起牌，一面不敢怠慢) 到了我了罷？我一個——heart。

華 你的牌還沒有起全，你得看清你手上的牌。

郭 沒有關係，我知道我的 heart 一定很好。我牌是會打的，就是算賬記分數我弄不清楚。

谷 你牌是會打的，你聽清楚了沒有？我叫了一個 spade，你得叫兩個 heart 才成。

郭 (他已起好了牌) 我就叫兩個 heart。

華 我叫三個紅方塊兒。

谷 三個 spade。

郭 (很快的) 三個 heart。

谷 不成，你得叫四個。

郭 叫四個甚麼？

谷 四個 heart。

郭 我就叫四個 heart。

華 這不成，我看你 pass，讓你太太打好了。

郭 怎麼我 pass 好好好聽你的話，我就 pass。

華 我也 pass。（向郭太太。）好，請看牌。

谷 （郭太太翻開了桌上第四家的牌。）好極了。（向華華。）請出牌。（他們靜默

的輪流出了幾張牌，得意的。）Trump!

華 （向郭太太。）你的運氣真好。

（他們又輪流的出了幾張牌。郭先生得到一個使他開心的機會，他斜看了太太一眼，輕輕的送出一

張 Trump。

谷 怎麼你 trump 你得 follow suit，你手上的 heart 沒有了嗎？

郭 我沒有了。

谷 沒有了，我不相信。

郭 不相信，我可以給你看。

谷 (急了。)不成，不成，我出錯了。我得換一張。(她趕緊把已出的一張牌收回。)

你叫四個 *nestle*，你手上就祇有這幾張，這明明是騙我。

郭 好，好，好，你收回好了。

谷 我不是賴皮，你不應該騙我。(她換了一張牌。) *call!*

華 郭先生，這一次我恐怕又是太太贏了，你得記住。

(他們又打了幾轉牌。牌已完結。)

谷 *Just make.*

華 好，好，完了。我想分數不必記了。(向郭太太。)你一個人大贏。

谷 (得意的，玩笑的，伸出手向華華。)拿錢來!

華 (她站起身，伸了一伸腰。)好，明天我帶了我的斧頭到後面竹園裏砍幾根嫩

筍，到隔壁人家去偷一隻雞，燉一碗雞湯請你。

谷 明天我們走了。

華 走了，真可惜。我對於偷雞，很有研究的。那是再容易沒有的事。你祇要對了一隻母雞，叫一聲『登登登』，她就會乖乖的登在地上動也不動，兩手一把，雞就到了手。可惜明天走了，我沒有機會表演我的本領。不過，不要緊，等我們到了清良府，我花錢買一隻大肥雞請你好了。

谷 （老姐姐的派頭，站起身，拍拍她的肩。）老朋友，我捨不得要你花錢，我贏的，應該我請客。（郭先生乘機取了他的書本，太太又燃了一枝烟，坐下。）

華 當然是輸的人請客。不過，我得先說在前，如果我燉好雞湯，你可得喝。不要像今天一樣，一生氣，屁股一擩就走了，那我可不答應。

谷 今天？（她看了一眼犯人。）今天情形完全不同。

華 （向郭先生。）郭先生，（郭已在看書，聽着，把眼睛離了書本。）我想我們應該

向大家道一個歉罷？無論如何，人家送菜我們吃，都是好意。我們是應該接受的。我尤其荒唐，胡裏胡塗的把人家的。一隻雞吃光了，我還不知道！如果你們不願意和他講話，我替你們說一聲好不好？（說着站起身。）

谷 華華，你真的敢——

華 你不贊成嗎？

谷 我絕對不讓你和他講話。（把她拉回到座位。）

華 這有甚麼要緊？他也是一個人啊，他不會把我吃了。我看他長得挺美的，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眼睛，看上去，令人怪可怕的样子。

谷 你不要這樣的瞎說。也許他沒有睡着，他會聽見的。

華 他聽見有什麼要緊？一個人沒有不喜歡旁人稱讚他長得好看的，男人和女人一樣。

谷 （她過足了牌癮，感覺疲倦，打了一個哈欠。）我要去睡覺去了。我勸你也早一

點去睡罷。明天一早就動身。我教士宏送你去。

華 謝謝，我用不着人送。我一點也不怕。你們先去睡好了。我一個人還想玩一回牌。

（她拿起牌來。）

郭 我陪你在這裏坐一會兒。

谷 你說得真好聽！你的傷風還沒有好，你得早一點兒睡覺去。

華 郭先生請便。我喜歡一個人玩兒。

谷 （站起，向華華。）再見再見，（又打了一個哈欠，向丈夫。）走走走！

郭 （站起，帶了書本跟着。）華小姐，明天見。

谷 洋燭，洋燭！（丈夫回來取了一枝洋燭，跟了她，從小門走出，關好了門。）

華 （她的朋友走了之後，她立刻露出了神祕的神情，但毫不慌張，她看了看小門，又看了看那個看守的兵士。她整理了一回衣服，又復坐下，裝着一個人在玩牌的樣子。用眼睛瞟了一瞟犯人，但沒有抬頭。）王先生。（她輕輕的叫了一聲。沒

有得到同音。等了一回。王先生。（仍舊沒有同音。又等了一會，她稍微提高了些聲音。）妙峯山的王先生——王寨主——王頭領——王大王——王老……

王（王老虎的簡稱。）唉，你這是怎麼一會事？

華 啊，你這可開口了，我就知道你沒有睡着！

王 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講？

華 我要和你講的話多得很。請你不要性急。第一，我得先介紹我自己。我姓華名華，我沒有結婚，所以你可以稱呼我華小姐。第二，今天下午我吃了你一隻雞，我得向你道謝。第三——（她又看了一眼兵士。）第三，我有一件小孩子玩的玩具，我想送給你，希望你肯接受。

王 第一，我得請教你，你怎麼知道我姓王？這裏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姓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誰……

華 噓！（她將一個指頭放在嘴邊。）

王——第二，我得提醒你，今天下午，你吃的不祇一隻雞，一隻雞之外，還有一杯酒。第三，我可以通知你，我家裏有八十幾個男小孩，七十幾個女小孩，這說的是從四五歲到七八歲的，抱在手裏的還不算在內。你如果祇有一件玩具，實在不夠分配。

華 你還有第四沒有？你如果沒有，我有。——第四，我有一輛小汽車，就停在這屋子的旁邊。從這個窗子向外看去，你就可以看見。我夜裏就睡在汽車裏。今天下午，我已經把油箱裏裝滿了汽油。第五，因為抵抗土匪，我隨身帶了一把斧頭。（她從桌子底下拿出了她的斧頭。）這一把斧頭，就是我說的我要送給你的小孩子的玩具。

王 一把斧頭，抵抗土匪是沒有多大的用處的。

華 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頭。它有時非常的有用。比方說，一個人脚上帶的鐵鍊，它祇要三下兩下，就可以敲斷。再加上一輛汽車，已經裝滿了油，它的用處可就不

小了。

王 你說的什麼，我不懂你的意思。

華 我說，如果一個人腳上帶了鐵鍊，他就可以用了我的斧頭，把鐵鍊敲斷，坐上了我的小汽車，開足了馬力，他就可以走到任何的地方去。

王 (他懂了她的意思。) 喔！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華 (她仍舊裝着玩牌。) 這是你最難得的一個機會，你得趕快動作。這裏是小汽車的鑰匙。(她從袋裏摸出一把小鑰匙。) 你如果怕有聲音，我還有外科醫生開刀的時候用的蒙藥，我可以拿出來請客。(她先看了一看犯人，接着將目光轉到那個兵士向犯人示意。)

王 (他感動了。但經過極短時間的考慮，他拿定了主意。) 喔，華小姐，謝謝你，我非常感激你的美意。

華 你接受不接受我的美意，你要不要我的鑰匙和斧頭？如果你不會開車，我會開。

這一輛汽車，一路就是我們自己開來的。你如果願意，我可以做你的車夫。

上 你這使我更加感激。不過——謝謝你，這是用不着的。

華 用不着的？難道你不願意逃走嗎？

王 我·用·不·着·逃·走。

華 怎麼？你願意跟了他們一路走嗎？這對於你有什麼好處？慢說別的，就是你脚上

帶的這根鍊子，你走起路來，就不大方便。

王 你這句話倒說對了。我起初覺得這個玩意兒很有趣，試試很有意思。那知道我

沒有經驗，走不上幾里路，我的脚脛上就破了皮，流出血來。

華 喔，天呀，要不要我替你看看？用藥水棉花紗布包一包，好不好？我有現成的棉花，

紗布，酒精，紅藥。

王 謝謝你，不相干。下半年我坐了半天的汽車，血老早止住了。

華 （少停。）那末，你決意不想逃走？

王 我決意不想逃走。

華 可是，我還是要請你考慮考慮。我知道你在兩個月以前，打了一個大勝仗。你用了五百個人，把二千個日本兵打敗了。你不曾放走他們一個。這是很大的功勞。不過你犯的事也不少，你的仇人也不少。他們未必個個都能夠公而忘私。我勸你不要吃眼前的虧，不要去冒這個大險。你聽不聽我的勸告？

王 我一點危險也沒有。（他停頓一會，感覺得自己太寡情了。）喔，華小姐，我十分感謝你。你對於我可以算是十二分的關切了。現在我爲報答你起見，我應該給你一點安慰。我老實告訴你，明天上午十點鐘，我就可以完全恢復我的自由了。你算得這樣的準確？你用什麼方法恢復你的自由？

王 這個我請求你的原諒，我不能告訴你。

華 從現在到明天上午十點鐘，祇不過是幾個鐘頭的事。你又何妨告訴我，我絕對替你保守祕密。

王 這不成。我已經告訴你的太多了，請你原諒。

華 好罷，我不勉強你洩漏你的祕密。橫豎不久我就會知道的。

王 這就對了。華小姐，讓我和你握一握手，好不好？請你原諒，我不能站起來，因為我

一站起就要有聲音，說不定連我們談話的機會都要失掉了。

華 （走去和他握了握手。）預祝你的計劃成功！

王 謝謝——華小姐，現在我要向你請教了。你怎麼知道我姓王？我在出發之前，我

把我留了多年的鬍子剃了，連我自己的手下人，都差不多不認識我了。你從那裏得到的這個消息？

華 這是我的祕密。

王 你不肯告訴我？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除了你之外，有沒有其他的人知道？

華 喔，你不放心，是罷？你既不放心，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從那個小學校長那裏打聽出來的。我花了兩個鐘頭的功夫，才套出她幾句話來……

王 噫！

華 （她覺悟了她做了一件不聰明的事。）唉，不行！糟了！我不應該告訴你。現在我

得鄭重的替她表白。她不但沒有承認她認識你，她更沒有說到你是誰。我一看見你，我就覺到你一定不是一個部下，一定是一個領袖。所以這完全是我的推算，不是她告訴我的。如果她是你的第五縱隊，你不能責罰她，你如果把她槍斃，我即刻用我的斧頭自殺。因為我不應該讓一個好人受冤屈，我不應該告訴你我的祕密。你得相信，我真會自殺的，我不是說玩話。

王 你用不着着急，你放心好了。就說她是我的第五縱隊，我不會把她槍斃。我更不願意讓你自殺。請你放心。

華 你答應我？你說的是真話？

王 我可以發誓，我說的是真話。

華 （她走去又和他握一握手。）謝謝，我絕對相信你的話。

王 你還有別的祕密沒有？

華 我還有一個疑問，可是我沒有事實可以證明。

王 什麼疑問？

華 如果我告訴了你我的疑問，你肯不肯把事實告訴我。

王 如果你猜得對。

華 好，那末我相信今天下午跟了小學校長送飯來的那個長工，一定是你的部下。並且是一個高級的部屬，對不對？

王 那是我的一個機要祕書。

華 可不是我猜着了。不過他不應該冒這樣的危險，來送一碟烤雞給你吃。這做得太不值得了。

王 你以爲他是來送飯菜的嗎？他是來接受我的命令的。

華 現在我可完全明白了。所以你不願意逃走，所以明天上午十點鐘。

王 小姐，你太聰明了。

告訴我，那個小學校長是不是你那機要祕書的妹妹，還是他的朋友？

王 你已經知道的太多了。我不能再告訴你。

華 那末告訴我一點不關緊要的事，好不好？剛才你說你有八十幾個男小孩，七十幾個女小孩。告訴我，你到底一共有多少小孩。下次我上山拜望你的時候，我可以多帶一點玩具，省得你嫌少，說不夠分配。

王 我實在記不清楚。不過你買他個三百五百，那一定可以夠用了。

華 （想了一想之後。）你有多少太太？——喔，對不起，我太無禮了。像你這樣的人，我相信是不會有幾個太太的。我要問的是你有一個太太沒有？

王 我有一個太太，昨天剛剛結婚，明天就要離婚。

華 你的這位太太怎麼這樣的命苦，這樣的沒有福氣啊！

王 你要不要見見她？我的這位太太，也和你的那位朋友——剛才在這裏玩牌那

位太太一樣，一天到晚不肯讓她的丈夫離開一步的。——諾，現在我介紹你見見我的太太。（說着，他抬起了脚，舉起脚上帶的鐵鐐。）這就是我的太太！

華 豈有此理！

王 你以爲一個太太要比一副腳鐐好一點嗎？你不要生氣，我不是反對女人，我是反對結婚。一個人一結了婚，他的自由就沒有了，女人和男人一樣。你幹嗎要生氣呀？如果下一次我們再遇到的時候，也許你頸上套上了一面枷。我如果問你，你有幾個丈夫，你不妨指一指你頸上帶的枷，回答我說，這一個四四方方的，硬硬，一天到晚摺住我的頸項，脖子不讓我得到一點自由呼吸的就是我的丈夫。我一定不會生氣的。因爲我知道許多做丈夫的就是這樣。

華 （她滿意了。）這還比較的公平。

王 我是一個殺人放火的魔王。不過我做的事沒有一件不公平，我說的話也沒有
一句不公平。

華 告訴我，在你沒有到妙峯山做——做——做魔王之前，你做了些什麼事？

王 你要打聽我的身世，是嗎？我可以告訴你。我是一個留學英國的學生。

華 所以……

王 所以什麼？

華 所以你懂得真正的幽默。這是英國人的特長。——你學的那一科？

王 我學的海盜。你可以說，所以你跑到英國去留學。那是大英帝國的特長。不過我的命運也和許多其他的留學生一樣。回國之後，我找不到實習的機會，我不得不改變我的道路。我就從水路跳上了旱路，從一個海盜，變成了一個土匪。在末做土匪之前，我教了幾年的書。

華 你在那裏教書的？

王 慚愧得很。我在全國最高學府北京的國立景山大學當了幾年的教授。

華 在那一個時期？

王 你想罷，除了蔡培民先生，還有那一個大學校長會請到我這樣的一個怪物？

華 我知道蔡培民先生是無所不包的，是主張學術自由的。他請的教授中間有革命黨，保皇黨，社會黨，共產黨，文言派，白話派。包羅萬象，不媿稱一個真正的學府。但是我沒有聽說他請過一位海盜。

王 我教的不是海盜學，我教的是海盜學裏的一科。

華 你教的那一科？

王 我教的是無線電話。

華 無線電話我也學過，我怎麼沒有上過你的課？

王 怎麼？你是北京景山大學的學生？

華 你想罷，除了北京景山大學，還有什麼其他的學校會造就出我這樣的一個怪物來？

王 你學的是那一科？



華 我是白話文學運動的領袖胡應之先生的學生。我學的是白話，並且專門練習白話文中的對話。因為我立志想做一個電影明星，想做一個話劇中的主角，我尤其愛好話劇。——你寫過話劇劇本沒有？那時教物理的先生專門愛寫話劇劇本。

王 那是我們的系主任東林先生的玩意兒。

華 你讀過他的劇本沒有？

王 我剛才說你很聰明，怎麼我和你講了這麼多的話，你還沒有聽出來，我說的完全是摹仿他的劇本裏的對話啊！——啊，你如果把他的劇本研究研究，在這個話劇草創的時代，對付對付，你也足夠做一個話劇界的明星了。

華 我已經做過三年的電影明星，三年的話劇主角。（嘆了一口氣。）可惜我現在已經改行了。我的命運也和許多其他的學生一樣。儘管在學校裏學得很好，一到了社會上就到處碰壁。

王 怎麼？現在的電影和話劇，還不夠時髦嗎？

華 太時髦了。所以除了公司經理，導演主任，愛和明星主角打打牌跳跳舞之外，連趕時髦的大人先生們也不時的要叫叫條子。我的心理一變，我忽然的愛上了死人和病人，愛上了吃不飽的小孩子，爬不動的傷兵……

王 你就變成了一個看護。

華 你怎麼知道？

王 剛才你不是告訴我了嗎？

華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王 你不是說你有棉花紗布酒精紅藥，並且還有外科醫生開刀時候用的蒙藥。

華 老師，你太聰明了，喔，老師……

王 唉，你不要稱呼我老師好不好？聽上去好像我已經彎腰駝背，滿嘴的牙齒掉光了的样子。喔，對了，我還沒有介紹我自己。我姓王，名伯虎，號聞伯，綽號王老虎。我

一個太太也沒有，你可以稱呼我王先生。

華 好罷，王先生。我現在要請教你。我是不得已而改行。你是爲了什麼原因，把在大學教書那樣好的事丟了？

王 你說大學教書是好事嗎？現在一個瓦匠木匠可以賺一二十塊錢一天，一個汽車夫一個月有上千塊錢的收入，就連脚夫，轎夫，開豆腐店的老闆，擺香煙攤的小販，每天也可以做幾十塊的生意。可是一個大學教授的薪水，七折八扣，自己挑水倒糞，連老婆兒子都快餓死，你還說他是好事嗎？這說的還是外界的經濟壓迫。再說到他們的本身，更加使我生氣。他們毫無團結能力，毫無抵抗力量。人家做工人的有工會，做商人的有商會，連洋車夫也有一個洋車夫會，來保護他們同行的公共利益。教書的人怎麼樣？他們愛做文章，愛批評，愛說空話。可是他們的的文章，他們的批評，他們的空話，不是對外的，都是對內的。他們彼此互相攻擊，互相嘲笑。他們自我宣傳，告訴社會上其他的人說，我們教書的都是些飯桶，

我們不過是在變把戲，混飯吃。這不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做的最蠢的事嗎？所以我看透了，大學教授，是從今以後社會上最沒出息，最無希望的一個階級。

華 所以遠不如做一個……

王 所以遠不如做一個土匪，做一個海盜！

〔保安隊隊長推門走進。〕

隊 (不客氣的向華華。) 你是什麼人？你不能和他講話。

華 (客氣的。) 啊，您來了，喔，請坐請坐。

隊 (向屋內看了一眼，走去把睡着的那個看守犯人的兵士踢了一腳。) 糊塗蛋，你在幹嗎呀？

兵 (醒了，趕緊的站起，向隊長行了一個禮。) 是，隊長！

隊 是，隊長。我問你，你是在這裏幹嗎的？

兵 回隊長的話，我是在這裏看守俘虜的。



隊 好，你還不算糊塗！我問你，你剛才坐在那裏幹的甚麼？

兵 （他恭恭敬敬的立着。）回隊長的話，我不說謊。起初我是在計算分數，後來我越算越糊塗，我就睡着了。我不是有意，總是計算分數害了我。我在國民小學念書的時候，就是這樣。我一上到算學課，我就沖瞌睡。

隊 計算分數，你計算的什麼分數？

兵 回隊長的話，剛才有一位太太和一位先生在這裏計算分數。先是三十六分，後來又是七十二分，加在一起，又不是一百零八分。我不相信，我算來算去，總是一百零八分。隊長，您如果不相信，您自己可以計算計算……

隊 （又踢了他一脚。）計算計算，滾你的蛋，快去睡你的覺去。

兵 是，謝謝隊長！（行了一禮，走出。）

隊 關好門！（兵士回手關好門，隊長拿了一張凳子坐下。）

華 （她已收好了桌上的牌。）喔，隊長，對不住得很，剛才你對我說的什麼，我沒有

聽清楚。

隊 我教你不要和他講話。軍隊的規矩，不許任何人和一個俘虜講話。

華 喔，隊長，你來的正好，我們就祇講了兩句話。

隊 兩句話？兩句什麼話？

華 第一句是我說的，第二句是他說的。我是一個人在這裏玩牌。我看見他睡醒了，我就問他，我說，（溫和的口吻）「你是不是是一個俘虜呀？」他回答我說，（粗氣的口吻）「是的，請你不要和我說話。」我們就祇說了這兩句，不要緊罷？

隊 你們就祇說了這兩句？我不相信。

華 我們當然說了不少的話。不過我們的交談，就祇是這兩句。其餘的都是各人的自言自語。隊長，你想想看，這屋子裏其餘的人都睡着了。醒在這裏的就祇有我和他兩個人。我既然知道了他是一個俘虜，他也知道他不能和我講話，我們除了自言自語之外，還有什麼方法？我們不會悶死嗎？——喔，隊長，剛才你一進來，

氣兇兇的，把我嚇慌了。我忘記了問你，外面不是在下雨嗎？你的衣服打溼了沒有？有我替你去生一盆炭火來烤烤好不好？一個人在外面當差，比不得是在家裏。

隊 （他溫和了。）謝謝你，小姐，我身上一點不溼，因為我帶了一把雨傘。我的傘是

放在門外，所以你沒有看見。

華 你幹嗎把傘放在門外呀？

隊 我怕把屋子弄溼了。

華 喔，你真想得周到。不過你得當心，你把傘放在門外，等一會，會有人拿走的。

隊 你和我開玩笑。這個時候，沒有人走路，大家都睡覺去了。

華 你說的一點不錯，大家都去睡覺去了。我正在這裏想，外面這樣的下雨，我沒有帶雨衣，我怎樣走回家去睡覺。如果我看見門外有一把雨傘，你看，我不會拿走嗎？所以我不是和你開玩笑，我說的是老實話——你今晚不再出門了罷？

隊 我一晚都待在這裏。我不能放心那些糊塗蛋，祇要屁股一落板凳，他們就睡着

了。

華

這樣就好極了。今晚我把你的雨傘拿走，明天天沒有亮，我就替你送回來。如果我不告訴你，我相信，你一點也不會知道。喔，隊長，如果我真的這樣的偷了你的傘用一用，你不會生氣罷？

隊

出門的人，比不得在家裏。俗話說的好，自己方便與人方便；又說出門一里，不如家裏。你如果要借用雨傘，歡迎之至！

華

你真是一個好人。是的，我相信，軍隊裏的士兵，沒有一個不是好人。隊長，你知道嗎？我是專門招呼傷兵的看護。我一天到晚和士兵在一起的。在兩月以前我受了一點小傷。因為身體吃不消，我才轉到後方來養息養息。說不定過一兩月，我就可以再到前線去了。

隊

喔，小姐，我聽了你的話，我很感動。我有一個兄弟，他就打斷了一隻腿。你爲了我們的弟兄們，你肯這樣的吃苦，現在我替他們向你敬禮。（他站起行了了一個軍

禮。

華（她回了一禮。）謝謝，你太客氣了。我們握一握手好不好？（她走去握了一握手。）

隊 小姐。你貴姓？

華 我姓華。你貴姓？

隊 不敢當，我姓趙。

華 喔，趙隊長。

隊 不敢當。你府上住在那裏？剛才你說今晚還要回府去？

華 我住得很近，就在這屋子旁邊。你如果從這個窗戶裏向右面看去，你就可以看見在那竹園的旁邊，有輛小汽車。你看到沒有？

隊 一輛藍顏色的小汽車。

華 對了，那就是我的家。我白天住在這裏，夜晚回家睡覺。

隊 喔，你睡在汽車裏。

華 對了，對了。喔，趙隊長……

隊 不敢當。

華 ……我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這位俘虜先生，他的脚上被他的——太太咬傷了。

隊 你說什麼？脚上被他的太太咬傷了？

華 喔，對不住，我把兩個人家的事情混在一起了。我有一個女朋友，和她的先生也住在這裏，就是剛才計算分數的，他們就住在那間小房子裏面。他們常常吵架。是那位先生的膀子被他的太太咬傷了。這位俘虜先生脚上的傷，是被他脚上帶的脚鐐擦破的。你允許不允許我用紗布棉花替他包一包？他雖然是一個俘虜。他也是一個兵，我是專門招呼傷兵的。你允許不允許我招呼招呼他？

隊 可以可以可以，他既然身上有傷，你可以替他紮一紮。我們連敵人的傷兵都一

樣的招呼。

華 你這句說得對極了，現在我要回家去拿一點棉花和紗布。我就借你的傘用一用……

隊 可以可以可以。

華 ……快得很，我一會兒就會轉來。（她拿了桌上的——個手電筒，向門走去。）

隊 小姐，我因為職務在身，我不能陪你同去，你好好的走，路上滑得很。

華 謝謝。（她從大門走出）

（偵隊長走到小窗前，向汽車的方向望着等候。一會，他走去開了門，讓小姐走進，替她受了雨傘。將雨傘仍舊放在門外，關好門。小姐一手拿着手電筒，並提了一個裝藥品的提包，一手拿了兩條毛毯，腋下還夾着一個靠枕。進來之後，她向隊長說了一聲謝謝，接着先將電筒靠枕和毯子放下。打開了提包，取出棉花，紗布，橡皮膏，酒精瓶及其他藥品。她拿了一張長凳，放在俘虜之前，將另一張凳子側放在旁邊。

華 （向俘虜）請你把腳放在凳上。

王（把兩隻腳放到凳上。但沒有開口。）

華（把洋燭交給隊長。）請你拿着燈照一照，我可以看得清楚一點。請你把自己坐的凳子帶過來。

隊好，小姐，我拿燈照着你。（接了洋燭。）

華謝謝。（她拿藥品帶到俘虜之前，坐在側放的凳上。開始鬆他的綁腿，進行她治傷的工作。一會，她做到拉開血布的程序，向俘虜。）不痛罷？

王（搖了一搖頭，仍舊沒有開口。）

華要是痛的話，你告訴我。

王（點了一點頭。）

華（她已完成了治傷的手續。）那一隻腳沒有被她咬破罷？

王（他搖了一搖頭。）

華（她已包好一隻腳。）不過，我想我還是替你包一包，多襯一點棉花也是好的。

（她開始鬆他第二隻綁腿。）你這不過是一點輕傷。祇要休息一夜，就會好的。至遲到明早十點鐘，我包管你就會一切復原。

王 （他會意的點了一點頭。）

華 沒有綁的太緊罷？

王 （他搖了一搖頭。自始至終，他沒有開口。）

隊 （向俘虜。）你怎麼一點道理都不懂。人家對你講話，你連回答都不知道回答。回隊長的話，請原諒，因為我是一個俘虜，我不能和人講話。

隊 （點了一點頭。）不錯，不過不要緊，她是一個看護小姐。

王 那末你允許我和她講話？

隊 我可以允許你。

王 （向看護小姐。）看護小姐，我現在可以和你講話了，我很高興。我看你長得挺美的，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眼睛，生起氣來，嘴唇一撇，眉毛一豎，一定

更加的好看……

隊 (生了氣，站了起來，兇惡的向俘虜。) 你敢這樣的無禮！

華 (趕緊把隊長拉上坐位。) 喔，隊長，你不用生氣。他是好意，他知道我愛聽這個。你看，我自己一點也不生氣。(她已完工。)

隊 真是不識抬舉，毫無道理！人家替你做事，連道謝都不知道說一句。

王 隊長，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很抱歉，我願意接受你的教訓。(他放下腳，站了起來。) 我現在恭恭敬敬的先謝謝看護小姐替我綁腿包傷。(他向看護小姐鞠了一躬。) 我謝謝隊長點燈照料。(他向隊長也鞠了一躬。)

隊 這也像是兩句話啊。(他拿回洋蠟和凳子。)

華 (她將藥品放進提包。) 隊長，你不反對我替他預備床鋪罷？你知道他是一個受了傷的俘虜。(她拿了毯子和靠枕，走到隊長的面前。) 這是兩條毛毯，一個靠枕，裏面什麼也沒有。請你摸一摸。

隊 (摸了一摸靠枕。)好，小姐，裏面什麼也沒有。

華 (帶了毯子走向拼好的飯桌，預備替俘虜鋪床。)我把這些東西借給俘虜先

生用一用，你可以同意罷？

隊 我可以同意。

王 (他走去奪了毯子。)這個我可不能同意，雖然我是一個俘虜。

華 你是一個傷兵，我是一個看護，你得聽我的調度。

王 聽你的調度，我完全反抗。(他又奪了靠枕。)

華 隊長，他是你的俘虜，他不聽指揮。

隊 (兇兇的走去。)怎麼，他不聽指揮？

王 隊長，你不要生氣，你聽我說，你還不明白是怎樣一回事？

隊 我有什麼不明白？

王 這位看護小姐，她是要把她的毯子和枕頭拿來給我用。

隊 這，我有什麼不明白？她向我講過了，這不是她的好意嗎？

王 這當然是她的好意。

隊 你既知道是好意，那末你應該說一聲道謝，你不應該反抗。

王 這不是道謝不道謝的事。她拿東西給我用，她自己就沒得用了。

隊 這樣不是她的意思更好了嗎？你趕快少說話。

王 喔，隊長，請你把凳子拿過來，我請你坐下來，你讓我把道理講給你聽。如果你覺得我沒有道理，我願意聽你的命令。

隊 （他真的拿凳子坐下了，審問他的俘虜。）講罷！

王 這位看護小姐，她把她自己的東西，借給我用，她對於我的意思可以算得很好了，是不是？

隊 是的。

王 好，她既然對我這樣的好，我對她當然不能太壞，對不對？

隊 當然不能壞，如果你是一個有良心的。

王 她如果把她的毯子和枕頭借給我用，她自己就沒得用了。她是一個女子，我是一個男人。我住在屋子裏面，她住在屋子外面。屋子裏面很暖，屋子外面很冷。她拿東西借給我，我在裏面享福。她可要在外面挨凍了。你想到了嗎？比方說，在一個大雪天裏，你同一個女人一同走路，兩個人身上凍得發抖，怎麼辦？祇有你把衣服脫下來，披在女人的身上，你總不能讓女人把她的衣服脫下來披在你的身上，對不對？我現在不願意接受這位看護小姐的毯子和枕頭，我不是反抗。我是客氣啊。我是要她把她的東西帶回去，她自己可以用，免得她在汽車裏受凍着涼。現在你明白了罷？你是一個最講禮貌的人，你總不能指揮我來欺負一個女子，是罷？好，隊長，我的話說完了，你說我有沒有道理。

隊 (一再點頭。)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王 好了，隊長，我現在請你讓這位看護小姐把她的毯子和枕頭帶回她的汽車裏

去。

隊 小姐，我剛才答應了你，你把毯子和枕頭借給我的俘虜。他現在不願意接受；他不是反抗，他是客氣。我聽了他講的理由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我現在請你把你毯子和枕頭帶回去，你自己用去。

華 隊長，你這是很不公平的。你祇聽了一面之詞，你不能就下判決。你既讓他講話，你也得讓我講話。如果我講完了，你覺得我沒有道理，你再指揮我也不遲啊。

隊 你也有理由嗎？

華 我當然有理由，我的理由更有道理。

隊 小姐，請你講罷。

華 隊長，你是一個很懂道理的人，並且是一個很公正的人。這位俘虜先生，你當然知道，他是妙峯山王老虎——的部下。王老虎在兩個月前替我們的國家打了一個勝仗。他帶了五百個兵把兩千個敵人打完了。這也可以算得是一個抗戰

的英雄了。說不定那一次的勝仗就是這位俘虜先生打的頭陣，誰能證明不是他？他這次不應該強奪友軍的軍火，不過他是需要軍火去打我們的敵人，不是搶軍火來打中國人。就是他的被捕，也是因為他相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他才不抵抗的投降了。他現在雖然是你的俘虜，他其實是一個很有光榮的士兵，並且他是一個傷兵。他現在睡在兩張飯桌子上，沒有一條毯子，沒有一個枕頭，我就對得起他嗎？這些都可以不去講他。我現在要告訴你的的是我汽車裏還有好些毯子，好些靠枕，這兩條毯子，這一個枕頭，我是用不着的。那末爲什麼要讓它閒在那裏，不把它拿出來讓人家用用？剛才你也說過出門的人，自己方便，與人方便。比方說，你家裏來了一個客人，睡在你的家裏，你的床上很暖，他的床上很冷，你櫃子裏還有兩床鋪蓋，閒在那裏，我問你，你願意不願意把你的鋪蓋拿出來，蓋在你的那個冷得發抖的客人身上？

隊
我當然願意。

華 那就對了。現在我的毯子閒着沒有用處；你的俘虜，他會睡在桌子上發抖。你說我應該不應該把毯子借給他？現在我的話也說完了，你說我有沒有道理？

隊 (點了一點頭。) 你說的也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華 好了，隊長，現在我請你命令你的俘虜，要他讓我替他鋪床。

王 隊長，我一向是不怕冷的。

華 隊長，我的毯子一向是不用的。

隊 讓我想一想。

王 隊長，你不用想，那有一個人帶着東西會自己不用的。

華 隊長，你想想看，那有一個人身上不蓋東西會不怕冷的。

隊 請你們讓我想一想，好不好？(他想了—想，忽然大悟，向小姐。) 你有兩條毯子，

是不是？

華 是的。

隊 一個人一條！（他豎起一個指頭，閉了嘴，伸出下巴，側了頭，非常得意。）

華 隊長，你也太聰明了！可是枕頭祇有一個，你得再想出一個方法來才行。

王 隊長，我是一個當兵的出身，我的頭，是睡木頭，睡石頭睡慣的，一睡到軟的東西，我的頭就發痛，她的這個靠枕對於我毫無用處。

華 （她讓步了。）好罷，隊長。我這個裝藥的提包，比木頭石頭還要來得硬。你看借給他用一用成不成？

隊 祇要他頭不痛就成。

華 （向俘虜。）這不妨試試罷？

王 （鞠躬。）看護小姐，我接受你的美意。

華 好了，好了，隊長，現在什麼都解決了。（她拿了裝藥的提包，向隊長。）這個提包裏祇有棉花紗布，沒有手槍炸彈，你要不要看看？

隊 小姐，我相信你，你什麼都懂，什麼都知道。

華 (她取了一條毯子，去替傷兵鋪了床。把裝藥的提包放在毯子一頭的下面。)

好了，現在我做看護的工作完了。明天我還要做車夫。時候已經不早，我得早一點回家去休息休息。(她拿了電筒靠枕和剩下的毯子，向門走去。)隊長再見，俘虜再見!

隊 小姐再見。

王 看護小姐，你把你抵抗土匪的斧頭忘了。

華 (走回。)喔，謝謝，這把斧頭，其實是用不着的。這裏非常的太平。左右鄰近，不但一個土匪沒有，連一隻老虎一隻貓都找不到。再見，再見!(她取了斧頭走出。)

(她走了之後，隊長替她關了門。俘虜走到窗前，看着她走上她的汽車。一會他走了回來。他似乎是想和隊長講話，又好像是自言自語。)

王 這位看護小姐真是和氣!(隊長不理。)|——真是客氣!(隊長仍舊不理。)|——真長的不錯，高高的個子，高高的鼻子，深深的……

隊 你少說話！我不愛聽一個人的自言自語！

〔他含笑的服從他的命令。他爬上了床，坐在床邊，摸了一摸腳脛，嘆了一口舒暢的氣。他接到就躺身睡下，頭枕提包，用毯子的一半裹着身子。他翻了一回身，又嘆了一口舒暢的氣。隊長在屋裏來回的走着，執行他看守的職務。幕徐徐下。〕

〔半分鐘之後，幕又徐徐的拉起。這距剛才下幕時已假定隔了幾個鐘頭。桌上原來很長的洋燭已快點完。屋內的一盞油燈，火焰小到將近熄滅。屋外風雨交作，不時打雷閃電。從閃電送進的光亮，我們可以看出屋內的情形。隊長已坐在另一張凳上，身靠牆壁睡着了。他的俘虜因爲記掛着汽車裏的看護小姐，站在窗前，一手握住一根窗柵，眼望着窗外的汽車。每一次雷鳴，他手上加用一回力量，俯一次頭，好像心上被刺了一刀的神情。約過半分鐘，幕徐徐再下。〕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二天上午十時。公路旁邊的一間磚瓦窯的作場。屋的後面是破窗破門，對着公路，屋內有土堆，板桌，長凳，方凳，和其他製造磚瓦土坯的工具與設備。

開幕時，屋內無人。一會，楊參謀和陳祕書一同走進，全副武裝。你如果長於記憶，面貌，你可以看出，陳祕書就是昨天替三家店小學校長提菜籃的長工。他們進來之後，楊參謀反背了手，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有點不耐等待的神情。陳祕書坐在一張凳子上擦手。

楊（看了一看手錶。）已經快到十點，還一點信息沒有，車子不會出毛病罷？

陳那也難說。再等半個鐘點不來，我們可以把車子開向前去看看。

楊剛才你接到各台的情報怎麼說？

陳（從袋裏拿出情報記錄，照讀。）第六台情報，上午七時一刻發：「晨七時，主帥

出發，伴行人員減二人。┌第八台第一次情報，上午九時一刻發：┐九點六分，主帥過此，西行，隊長領隊，護衛六人。┌第八台第二次情報，上午九時三十分發：┐九點二十一分，卡車一輛西行，學生旅行團，私貨甚少。九點二十五分，私人小汽車一輛西行，女司機，速度特快。┌第八台第三次情報，上午九點四十五分發：┐無事可報。┐

楊 九點六分過李村。李村到這裏四十公里。現在應該到了。

陳 不會出岔子罷？

楊 李村到這裏中間沒有岔路。他會走到那裏去？除非他們把車子開回去。如果車子開回，這很容易知道，等第八台十點鐘的情報到了，就會知道。

陳 （看一看手錶。）現在是九點五十五分，還有五分鐘可以接到第八台的報告。怎麼我去試一試好不好？

（外面聽到汽車從遠處開來壓喇叭的聲音。）

楊 預備！（他即刻走到門口，吹了哨子，自己趕着向東走去。）

（陳祕書緊跟在他的後面。接着有一二十武裝軍隊，從門外由西向東快步走過。一會，聽到開槍的聲音，叫呼的聲音，和汽車停車的聲音。又一會，王老虎手提着腳鐐走進。陳祕書和兩個士兵押了保安隊隊長跟着走進。進來之後，王老虎把腳鐐丟在板桌上。）

王 趙隊長，請坐。昨天一天，是我做了你的客人。我多謝你一路的招待，尤其是昨天晚上的特別照顧。從現在起，是你做了我的客人。我是一定知道報答的。現在你讓我先料理一點小的事務，我再來陪你談話。（向陳祕書）李村有沒有情報？後面是不是有一輛小汽車跟着？（趙隊長坐下。）

陳 （又掏出情報記錄參考。）第八台情報，九點三十分發出：「九點二十一分，卡車一輛西行，學生旅行團，私貨甚少。九點二十五分，私人小汽車一輛西行，女司機，速度特快。」

王 好，還有其他的情報沒有？

陳 八點三十分，第三台情報：「敵機九架，上午八時宜昌起飛，方向西南。」

王 好，（少頓。）把李村來的兩輛汽車一齊截住。汽車就要開到，趕快傳達命令。

——喔，攔小汽車開槍的時候，教他們特別當心。（陳秘書行了禮，轉身向門走去。）回來。（陳秘書走回。）攔小汽車不必開槍。你自己站到公路的中間，一揚手，我相信車子就會自己停下來。（陳又行了禮，想轉身。）還有。小汽車開到之後，你把那位女司機即刻帶到這裏來見我。好了，沒有別的事。你把你的手槍交給我。（陳秘書交出手槍，行了禮走出。轉向隊長。）趙隊長，（趙隊長即刻起立。）我的手槍已經留在你們的局上了。這一枝手槍是我借來自衛的，你不必多心。我們坐着談，請不必客氣。（他把手槍插進褲袋，轉向兵士。）你們到楊參謀那邊去，這裏現在用不着你們。（兵士退出，他們兩人同坐下。）

隊 先生，你到底是——是誰啊？

王 喔，不錯，我還沒有向你介紹我自己。我姓王，名王伯虎，我是妙峯山的寨主，我的



部下，稱呼我主帥，外面的人當面稱呼我王寨主，背後叫我王老虎。

喔，王……

王寨主。

喔，王寨主，昨天我實在不知道是你，請你原諒。

隊長，你太客氣了。這些客套，我們現在都一齊免了，好不好？因為我現在已經從

一個客人變成了一個主人，一個主人是比較忙碌的。現在我是在接待你，等一會我還要接待其他的客人。現在我有幾件事要向你說明，我請你注意。第一件，我得請你原諒，我不能依照你預定的計劃，陪了你一路走。雖然我相信如果我去見了你的軍事長官，他對我一定是很客氣的，他一定會稱讚我幾句，也許撥給我一點我所需要的軍火，鼓勵我去繼續的抗戰。不過我山寨裏的事情實在太多，我已經離開了好幾天，我得即刻回去料理料理。所以我不得不即刻把我自己釋放了。第二件，我知道，你也一定是一個忙人，你的六個衛隊一定也有他

們日常的職務。所以我預備即刻用原來的車子，把他們送回去，我希望明天一早你的長官也把現在留在你們那邊的我的十二個兵士一齊放回來。等到我的兵士到了山寨之後，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再坐了原車子回去。我的話你聽清楚了沒有？

王——

王寨主。

王寨主，你的話我聽清楚了。

你明白了我的意思沒有？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你要等到你的兵士回來之後，再放我回去。

王 一點也不錯。

隊 萬一上面不肯把你的兵士放回來，怎麼辦？

王 那我就請你多等幾天。我相信他們一定肯把他們放回來的。

隊 王寨主，你把我帶到你的山上去好不好？

王 我當然把你帶到我的山上去。

隊 王寨主，我說你把我帶到你的山上去，我願意做你的一個部下，跟了你去打仗。

我的衛隊，祇要我向他們說明白了，他們也一定願意到你的山上去服務的。

王 趙隊長，你是一個很有血氣的好男子，我很尊重你。不過在目前這對我不方

便的，你們願意到我的山上去當兵，我是非常歡迎的。不過我不願意我的兵士

在你們那裏做客人啊，我得想法把他們取回來呀，你明白了罷？並且我山上有

的是人。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人，我需要的是打仗的東西。這些東西，等一會我

就要打一個電報給你們的高級軍事長官，請他供給。我相信，他一定會答應我

的請求的。已往的事，完全是一種誤會，你懂罷？現在爲了抵抗敵人，大家應該團

結一致，甚麼事都應該可以商量。你想我說的很對罷？不過這些事你是做不得

主的，現在我不和你多說了。現在讓我們先辦一辦送還客人的事，好不好？你的

六個衛隊裏面，有沒有一個會說話的？

隊 他們都會說話。

王 我很相信他們都會說話。我問的是有沒有一個人會傳話，那就是說，我把要說的話告訴了他，他會帶回去，說給他的長官聽。

隊 我的外甥孫得勝，他就會傳話。

王 好，就叫你的外甥孫得勝辦這一件事。等一會你吩咐他，教他對你的長官說：請他把我的十二個兵士，帶了他們原有的槍械，明天一早，跟了原車回來。等他們回來之後，你就可以再跟了原車回去。你聽明白了沒有？你想這幾句話，孫得勝會說得清楚嗎？

隊 這幾句話，他一定會說的。

王 好，我們就這麼辦。現在我請你等一會兒。等到我的其他的客人到齊之後，我們一同上山。——喔，趙隊長，你知道不知道，我現在在這裏等的那個客人是誰啊？

隊 王寨主，我不知道。

王 啊，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我等的客人，就是昨天晚上你說她甚麼都懂的那位看護小姐啊。

隊 她是和你一路的？

王 她不是和我一路，我們昨天是初會。現在我是在這裏等她，我是要綁她的票。

隊 綁她的票？王寨主，你不應該綁她的票，她對你很好的，昨天她那樣的招呼你。隊長，你請放心，我對於我的俘虜是非常客氣的。

〔遠遠的聽到汽車的喇叭聲音，越來越近，接着是汽車停車的聲音。王老虎內心緊張，外裝鎮靜。他連忙順出了幾張凳子，顯出主帥的身份，背反手，在屋內來回的走動。一會，陳秘書帶着華華走進。〕

華 〔她走進之後，未看人，先看錶。〕十點一刻，算錯了十五分鐘。

王 〔向陳秘書。〕好了，你去照呼後面的那輛卡車。〔陳秘書走出。轉向華華。〕華小姐早，讓我介紹介紹，這是我新結交的一個朋友，趙隊長。〔向趙隊長。〕這是

華小姐，昨天晚上會過的。

華 趙隊長，你先到了。喔，不錯，你是和王先生同車的。（向王先生。）王先生早你算錯了十五分鐘。

王 華小姐，我沒有算錯，是你來遲了。

華 我來遲了，你不要提，把我氣壞了。今天一早六點鐘，我就把甚麼都預備好了。郭先生郭太太一直睡到七點鐘才起來。你昨天說對了，一個人不能結婚，結了婚就甚麼事情辦的不痛快。連一天到晚吵架的夫婦早上也還是一樣的賴在床上不肯起來。

王 十點一刻，你不算太遲。我得到的情報，你是九點廿五分鐘離開李村。李村到這裏，四十公里，你走了五十分鐘，也就不容易了。不過我是算的差不多的，十點鐘，是我恢復自由的時侯，十點一刻，是你——

華 是我喪失自由的時侯。（轉向隊長。）趙隊長，你知道嗎？我們現在同是他的俘

虜了。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怎樣？我是非常興奮的。我從來還沒有做過一次俘虜。
（向王先生。）王先生——（忽然覺得稱呼不妥，嘴裏試唸了一兩遍。）不行。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王先生的稱呼有點不大順口。請你再介紹你自己一下好不好？

王 這兩天我們好像老是在那裏介紹自己的樣子。好罷，這是免不了的。我姓王，我是妙峯山王家寨的寨主。我有兩萬方里的土地，五萬軍隊，卅萬人民。今天我不但一個太太沒有，連腳上的繃也沒有。你可以稱呼我王寨主。

華 好極了。王寨主，我請問你，我現在是不是一個俘虜啊？

王 是的，你是一個俘虜。

華 我可以不可以和人講話？

王 你可以和任何人講話，但是不許一個人自言自語。

華 這不要緊，我相信我總可以找到人和我講話的。（向趙隊長。）隊長，你聽到了

罷？我們是可以隨便講話的。請你不要客氣。

隊（他好久就低了頭，在計劃以後的要事。）謝謝你，小姐，我沒有話說。

華王寨主，趙隊長沒有話說，所以你得招待招待我。

王華小姐，我謝謝你昨天借了我用的毯子和提包。今天早上趙隊長交給飯館的

老板，請他轉交……

華多謝，已經收到了。（向趙隊長。）趙隊長，六點鐘以前，我就把你的雨傘放在門

外，你看到了罷？

隊小姐，我看到了，多謝你。

王（招待的意味。）華小姐，我想問你一件事。昨天夜晚，不知道你聽到打雷沒有？

華打雷？我一點也不知道。

王你沒有聽到聲音？

華我沒有聽到聲音，因為我耳朵裏塞了兩個棉花團子。你聽到沒有？

王 我一點聲音沒有聽到。我耳朵裏並沒有塞棉花團子。

華 那你怎麼知道昨天夜晚打雷？

王 我相信大約我是做了一個夢。昨天夜晚也許根本就沒有打雷。我們問問隊長好不好？他昨天看守俘虜，一晚沒有睡覺。

華 趙隊長，昨天夜晚，你聽到打雷沒有？

隊 小姐，我沒有聽到。

王 這可證明了，昨天夜晚沒有打雷。

〔一個副官走進，向主帥行了一禮。〕

副 (副官的簡稱。) 報告主帥，小汽車裏的一個女客，拒絕檢查行李。她說，她是主帥的朋友。

王 朋友？好得很。你告訴她，綁票的人第一是綁他自己的親戚，第二就是綁他的朋友。親戚也好。朋友也好，一律依法辦理。——

華 好極了。

王 ……你先把車上的俘虜帶到這裏來。行李等後面的卡車到了，一齊檢查。（副官行了一禮走出。轉向華華。）對不起得很，你的行李也得受同樣的待遇。

華 歡迎之至。可惜我的行李太少了。我的釣魚桿子，因為不發利市，我已經把它丟了。剩下的幾條毯子，兩個靠枕，一個藥包，昨天隊長已經檢查過一次，今天不妨再查一次。還有幾件破衣服，全放在郭太太的箱子裏，用不着我自己去照顧。

王 你忘記了，你還有一把抵抗土匪的斧頭。

華 我沒有忘記。因為你告訴我說，一把斧頭用來抵抗土匪，沒有多大的用處，所以一到這裏，我就把它繳了械了。

王 （向隊長。）隊長，你昨天說的一點不錯，這位小姐，甚麼都懂的。

（副官領了郭先生郭太太走進。）

華 讓我來介紹介紹，這是郭士宏先生，這是郭太太，這是妙峯山王家寨的王寨主，

王老虎，王寨主。

郭 王寨主，久仰久仰。

王 郭先生，冒昧冒昧。請坐請坐。（向副官。）好了。（副官行了一禮退出。）

谷 華華，我們是不是被綁票了？

華 你看神氣像不像？

谷 你爲甚麼剛才把車子開的那樣快呀？

華 你爲甚麼今天早上不早一點起來呀？我把車子開快，因爲我要趕十點鐘的一

個約會。結果我還是遲到了十五分鐘。

谷 趕十點鐘的約會？你有甚麼約會？

華 我要看王寨主怎樣恢復他的自由，因爲他昨天不肯告訴我。結果因爲你起來

遲了，我們沒有看到他怎樣恢復他的自由。我們看到的祇是我們怎樣喪失了

我們的自由。我們現在都是他的俘虜了。如果我們沒有錢贖票，他就要把我們

撕了。

王 郭太太，你放心好了，我對於我的俘虜是非常客氣的。我是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主義的。如果一個人既無錢又無力，我就把他送到我的敵人的地域裏去，讓他去做腐化的微菌，消耗他們對我抵抗的力量。

（外面又是汽車喇叭的聲音。

華 王寨主，小蘋果到了。

王 小蘋果？

華 小蘋果是一個女孩子的名字，是我新結交的一個朋友。她是卡車的司機阿祥的太太，一個最摩登，最慷慨，最漂亮的女孩子。等一會來了，我替你介紹介紹。

王 （向趙隊長。）隊長，我們不能在這裏耽擱太久。讓我們先去辦一辦送回你的衛隊的事情好不好？帶我去見見你的外甥。（他和隊長一同走出。他喚了那個副官，站在門外，看守俘虜。）

谷 華華，他真是王老虎嗎？

華 你看他的神氣像不像？昨天我一見了他，我就猜到了。

谷 昨天你就知道他是王老虎。你爲甚麼不早一點告訴我，我們可以逃走啊。

華 祇怪你自己不好。昨天他送你一隻鷄吃，你爲甚麼要生氣使他難爲情啊？現在你不能怪他對我們不客氣了。

谷 鷄子你不是吃了嗎？

華 我吃了有甚麼用？我吃的時候，不知道是他送的，我沒有領他的情，並且他不是送給我吃的。

谷 （低聲）華華，你得想一個法子，使我們可以逃走啊，士宏是一點用處沒有的。

華 你想逃走，他們就開槍，那你要倒霉了。現在毫無辦法，祇好跟了他上山，除非他相信我們無錢無力，他不要我們。

谷 那你就告訴他我們無錢無力好了。

華 我怎麼可以證明你們無錢無力？這話祇好你自己講去，我是不承認我無錢無力的，我尤其不承認我無力。並且，我很願意做一個俘虜，我很想到妙峯山上去看看。

谷 我們講，他是不會相信的。我看他對你似乎很好的樣子。

華 他是我的老師。

谷 他是你的老師？

華 我是景山大學的學生，他在景山大學當過教授，他不是我的老師麼？不過我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

谷 我說看他的樣子，不像一個土匪，原來他是一個當教授的出身。他好像一點也不野蠻的樣子。

華 你不要把他看錯了。他比平常的土匪厲害多了，所以大家才叫他王老虎。剛才你沒有聽到，他說綁票的人，第一是綁他自己的親戚，第二是綁他的朋友，他是

非常內行的。

郭 華小姐，我早就聽說，王老虎當過大學的教授。

谷 你早就聽說，你爲甚麼不早就告訴我？

郭 因爲我起初不相信。我以爲是旁人造的謠言，並且昨天我並不知道他是王老虎。就是現在我也不相信他姓王，他一定是用的假名字。

谷 你這些都知道，你就是不知道怎樣使我們逃走。

華 唉，郭先生，你可不能當面告訴他，你知道他做過大學教授，因爲他也許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是一個教授，你懂罷，大學教授，不是做土匪的一個好招牌。你更加不要說他是我的老師。他不喜歡他是我的老師，因爲他不願意顯得他的年紀太大。其實他的年紀並不大。我覺得他甚麼都特殊，都非常，就是這一點，他還未能免俗。不過這是人之天性，我不怪他。

谷 （向她的先生。）現在怎麼辦？

郭 現在有甚麼辦法跟他上山去。

谷 到了山上怎麼辦？

郭 到了山上再說。

谷 那末我們今天是不能趕到清良府了？

郭 清良府？我恐怕沒有多大的希望了罷？

谷 (生氣了。)沒有多大的希望，現在出了這樣大的事，你說話還是和平常一樣，

死氣吞吞的。我不和你說話！(她生氣坐到華華的身旁。)

(一個兵士領了阿祥，小蘋菓，和吳姓周姓和他們的女伴三個學生走到門口。)

華 小新娘子來了。

兵 (向副官行了一禮。)主帥的命令，要我帶他們到這裏候見。

副 好。(讓新來的俘虜走進，兵士退出。)

華 (向小新娘子。)來，這裏請坐。昨天我聽了小學校長告訴我，他們都叫你小新

娘子。這個名字好聽極了。我可以不可以也叫你小新娘子？（小新娘子含笑，點了一點頭。）我姓華，我叫華華。你可以叫我華小姐。或者親熱一點，叫我華華也可以。（她拉了小新娘子，坐在她的身旁。）你知道不知道，我們現在被綁票了。我們都做了俘虜了。你覺得有趣罷？

祥 華小姐，我看到阿大了。我說：『傻小子，不聽我的話，天大的人情不做，現在你可着了。』他說：（阿大的口吻。）『我今天已經聽你的話，我一聽到槍聲，我就把車子停了。』我說：『這有甚麼用，你做的太遲了。』

華 司機，你知道不知道，昨天和我們一同請酒的那位先生是誰呀？

祥 他不叫野貓子嗎？

華 野貓子，他就是王老虎自己啊！

祥 王老虎自己？好傢貨！王老虎！

〔王老虎走進，阿祥立刻住了口，把眼斜看了他一眼。〕



王（向阿祥。）司機，不在乎，王老虎的名字，我聽慣了。連我自己的部下有時背了我，也叫我老虎。背後不含惡意的親熱，比當面虛偽的恭維好的多，你知道。喔，對了，我應該向你道謝，多謝你昨天送我的茅台酒和對我表示的好意。（轉向屋內其他的人。）諸位請坐。現在我的客人都到齊了，我要和諸位辦一點交涉……

華 王寨主，對不住，我打一個岔，請你容許我介紹一個朋友。（介紹。）這位就是小蘋果。這位就是王寨主。（王寨主點了一點頭，小蘋果含羞起了一起身。）這位是司機阿祥，小蘋果的先生。

王（向學生代表。）現在就剩下你們三位沒有介紹了是不是？

周 我們是學生旅行團的代表，我姓周，這位同學姓吳，這位姓杜。

王 你們三位之中有沒有那位是景山大學的學生？

周 這位吳同學是昆明大學的代表，我是北碚大學的代表，這位 Miss 杜，她就是

景山大學的代表。

王

啊！杜小姐是景山大學的代表。景山大學好像受了新青年，新潮的鼓吹之後，對於女子的高等教育，特別看重的樣子。——喔。對了，讓我先介紹你一位同學。（介紹。）這位是華小姐，她是景山大學的畢業生，你們是先後同學。（兩位先後同學行了相見禮。）好，現在請諸位坐下，我要和諸位辦一點很簡單的交涉。（諸位找了各式各樣的坐位坐下。）第一，我得使諸位明瞭現在諸位自己所處的地位。諸位現在是我的俘虜。我是一個綁匪，我是把諸位綁了票了。我們對於俘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檢查行李，和諸位的身上。我們對於各人所攜帶的東西，祇有三種特殊的物品要特別的處置，其餘的日常用品，都一律自由放行。對於這三種特殊物品，我們有三條原則。現在我向諸位宣布這三條原則，請諸位注意。我們的第一條原則，是吸收游資。那就是說拿客人身邊一時閒着的資本，用到我們的山寨來發展我們的事業。這是原則。我們定的辦法，叫做「五

五極限制度。這需要簡單的說明。五五極限制度，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不管客人身邊帶了多少錢，第一個一百塊錢，我一個錢不要。第二個一百塊錢，我要吸收十塊。第三個一百塊錢，我要吸收二十塊。第四個一百塊錢，我要吸收三十塊。這樣的類推上去，到了第十個一百塊錢，我要吸收九十塊，第十一個一百塊錢，我就全部吸收。再推上去，不管你有多少一百塊錢，我都是全部吸收。諸位如果會做加法，即刻就可算出來。不管你帶多少錢，祇要超過了一千塊，那怕十萬百萬，你祇能帶了五百五十塊錢的路費走路。所以叫做五五極限制度。第二個原則，是統制軍火。客人身上帶的手槍，或是車上運的軍火槍械，我要全部沒收。因為我山上缺少軍火，尤其在這個抗戰的期間，我是不斷的在打仗，消耗太大。第三個原則，是變賣奢侈品。奢侈品不是客人日用所必需，我們沒收了對於客人的生活，不發生絲毫的影響。在我這方面，我就可以拿到我的敵人的區域去變賣現金，改購其他有用的東西。這是三種特貨。其餘對於私運或公運的發國

難財的商品，我另有抽稅的辦法。因為諸位都不是經商的，所以我不去細講。現在我請諸位把各人身上和箱子裏所有的現款，照了我剛才說的五五極限制度，自己算好，把應該留下的，和應該交出的預先分開，可以減少檢查的時間。不知道我把我的話說明白了沒有？諸位如果有甚麼疑問，不妨提出。

郭

王寨主，我有一點要請教。一對夫婦是算一個人，還是算兩個人？

祥

對了，我也同樣的要請教。

王

夫婦是算兩個人，並且可以通融計算。比方說，你太太身邊有二百塊錢，你的身邊一個大沒有。二百塊錢照規矩山寨要吸收第二個一百塊的十塊。但太太可以聲明，把一百塊錢算是她的先生的，我也就一個錢不抽她的。除了夫婦之外，其餘的沒有關係的人，一概不能通融。如果一個人作弊，把自己的錢分在別人身上，查出證明之後，不但全部款項充公，還得一塊錢罰做一天的苦工。

（陳祕書拿了一張報告單，和華華的斧頭走進。）

陳 報告主帥，行李檢查完畢。檢查報告：檢查卡車結果：學生旅行團行李，毯子、鋪蓋、破衣、破褲、破鞋、破襪。鈔票無。司機行李，大紅棉緞鋪蓋一套，男裝新衣兩套，女裝新衣四套；奢侈品：雪花膏兩瓶，擦面粉兩盒，絲襪兩雙，高跟皮鞋兩雙，口紅一錠。商品：藥品一箱，三砲台香烟一箱，紅錫包香烟一箱，強盜牌香烟一箱。鈔票無。檢查小汽車行李結果：男女舊衣八件，內衣十件，衣料兩幅。鈔票無。奢侈品：（一）私人汽車一輛，福特牌，六隻汽缸，1933年出品。（二）法國上等香水四瓶。（三）法國臘脂兩盒。（四）美國上等雪花膏四瓶。（五）擦面粉四盒。（六）凱散絲襪一打。（七）拔佳新高跟皮鞋六雙。軍械：卡車無。小汽車，斧頭一把。報告完畢。

王 陳秘書，你的報告很詳細，現在我請你記下來。奢侈品，一律充公。香烟照例上稅。藥品照原價收買。斧頭不算軍械，發還原主。

華 喔，謝謝！（陳秘書寫下記錄，欲將斧頭退還原主。）謝謝，請你放在桌上。

王 諸位有甚麼疑問沒有？

谷 (低聲向華華) 他把我的那些化妝品充公嗎？這簡直不像一個當過教授的人做的事。

華 噓！

郭 王寨主，我有一點疑問。剛才我聽到報告，報告裏面好像有一點錯誤。

王 錯誤可以改正。請郭先生指出。

郭 我說的是我的小汽車。汽車是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不能算做奢侈品，你好像是把汽車列入奢侈品裏了。恐怕是一個誤會。

王 一點也不誤會。在抗戰的期間，我們是把私人的汽車當做奢侈品。

郭 我的汽車是舊的。

王 舊的，我知道。舊的消耗汽油更費，更加奢侈。

郭 王寨主，你把我們汽車充了公，我們不能回去了。

王 郭先生，不要緊，你對山寨捐了一部汽車。我請你和你的太太和你的朋友一齊到山寨住幾天，做我的客人。你們走的時候，我替你們買公路汽車的車票，把你們送到清良府。

谷 我要趕回家去有事。我不願意到——到山上去。

王 太太，你現在還是我的俘虜。你得聽我的指揮。並且我可以告訴你，我山上有一個外交賓館，設備完備，可以居住旅客。吃的用的甚麼都有，祇要客人自己出錢。你不妨去試試。說不定你試過之後，不想回家。

祥 王寨主，我的一箱藥品，三箱香烟，我願意捐給山寨。

王 司機，我代表山寨，向你道謝。我願意中國人都有你的本領，個個能做司機。我更願意所有的司機，個個都有你的良心。

小 (她向阿祥耳語，阿祥點了一點頭。她羞怯的站起。) 王寨主，我有阿祥給我的
一個結婚的金戒指，我願意——我願意——獻金。

王 太太，這使我們山寨格外的感激了。等我回到山寨之後，我教我們的兵工廠替你做一個不銹鋼的戒指送給你。你可以留着做一個結婚和獻金的紀念。

華 王寨主，我很慚愧，我沒東西可以捐助。你如果不嫌棄，我願意把我的斧頭送給山寨。可惜一把斧頭不能算做軍械。

王 華小姐，你不要看不起一把斧頭。它雖然不是一件軍械，有時是可以非常有用的。

華 謝謝你。你既這樣說，我希望你回去之後，你做一個玻璃櫃子，把我的斧頭和你的太太，一齊陳列在櫃子裏面，做一個紀念。

〔陳秘書睜大了眼睛，莫明其妙。〕

王 好，我一定這樣做。（向陳秘書）打一個電報問問飛機的消息。（陳秘書行了一禮走出。轉向學生代表。）現在就剩下你們的交涉了。你們可以不可以把旅行的目的告訴我？

周（和吳同學商量之後。）我們推景山大學的代表 Miss 杜答覆。

王（他不自覺的又做起教授來了）杜小姐好了，不要 Miss 杜。（向杜小姐。）

杜小姐請講。

杜（站起。）王寨主請坐。（學生讓了他一個坐位，寨主坐下。）王寨主，我們是各

大學學生聯合組織的一個旅行團。我們旅行的目的，是利用假期，到各處看看，

一方面做一點調查的工作，回去向各校的同學做一個報告。一方面在外面做

一點抗戰宣傳的工作。我們在三天之前，走到三家店。因為公路上的橋樑壞了，

我們就在那裏耽擱下來了。昨天下午，我們聽說軍隊上押了你的一個部下，

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是王寨主自己，我們都非常的憤慨。因為我們對於王寨主，

一向是非常的欽佩的。這一次我們在無意之中，尤其在這樣的一個特殊情形

之下，碰見了妙峯山的寨主。真是我們年青人的一件莫大的榮幸的事。昨天我

們商量了好久，想運動那邊的隊長，把你私下釋放。我們沒有能成功。我們心裏

非常的懊惱。今天我們看到王寨主脫離了危險，我們全體團員都十分的興奮。我現在代表全體團員，並且可以代表全國幾百萬的青年學生，向你道賀！（她說完鞠了一躬。）

王（回了一禮。）杜小姐，我多謝你的好意。不過你說的太好了。你們現在是預備往那裏去？

杜我們是要到各處看看。我們是從雲南昆明出發。經過貴州，廣西，湖南，湖北，走向四川。預備再從四川，經過西康，轉回到昆明。

王到各處看看？我有一點懷疑。

杜不知道王寨主懷疑的是那一點？

王你說你們想到各處看看，我懷疑你們是想到一處看看。

杜到一處看看？

王是的。

杜 不知道王寨主說的是那一處？

王 這用得着我說嗎？年青煩悶的人，現在都想到那裏去看看。這我很能了解。年青有血氣的人，都愛走極端。他們感覺到天氣熱悶，他們就走到南極北極去溜冰。感覺到天氣寒冷，他們就走到赤道上去晒太陽。

杜 王寨主說的也許很對。不過我們是例外。

王 你們是例外？

杜 是的。我說明了，王寨主就會相信。我們是「四三團」的團員，我們信仰自由、平等、博愛。我們愛好和平、公正、光明。我們反對專制、殘忍、黑暗。我們厭惡嫉妬、刻薄、欺騙。

王 這是你們的前校長蔡培民先生的信仰。

杜 是的，我們都是蔡先生的信徒。

王 杜小姐，你不愧是景山大學的一個學生，我聽了非常的高興。不過你們如果想

要尋求蔡先生理想的樂土，你們應該到另一個地方去看看。

杜 王寨主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們這另一個地方在那裏？

王 那就是我的妙峯山啊。（向三位代表）這樣好罷，我請你們旅行團的全體到我的山寨住一個星期。我領你們到山上山下各處看看一個星期之後，你們再表示意見。如果你們還願意往別的地方去，我資助你們的路費。你們願意不願意？

三位代表 大家一定是很願意的

周 祇有一件，不知道我們的司機的意思怎麼樣？（向阿祥。）司機，你願意不願意

到妙峯山去看看？王寨主請我們大家去住一個星期。你怎麼說？

祥 我怎麼說？我開了車子跟了你們一道走！

周 好極了。王寨主，我們接受你的盛情。

王 好，我現在就可以出發。

〔陳祕書匆匆走進。〕

陳 敵機九架，十點四十五分飛過狼山，十分鐘後，就要從此地經過。

王 〔他處理事變發號司令的機會到了。〕好，大家不用慌張，聽我指揮。〔向陳祕

書。〕請楊參謀。〔陳祕書急走出。向屋內的人。〕從現在起，到解除警報爲止，任

何人不准走出這間屋子。〔陳祕書楊參謀走進。〕楊參謀，外面由你指揮，保安

隊的俘虜，和學生旅行團，一齊關在他們自己的汽車裏。每輛車上，兩個兵士看守，不准一個人外出。把汽車分散，停在大樹底下。上面用稻草、樹枝、竹葉遮蓋。

——〔阿祥和華華預備自己去開車。向阿祥、華華。〕不用你們費心，我這裏的

兵士個個會開汽車。——〔再轉向楊參謀。〕剩下自己的兵士，一齊跟你走進

自己的汽車。小汽車我自己來開，路上如有行李，一齊搬進那邊瓦窯裏去。這裏

有一把斧頭，你拿去趕快砍樹枝竹葉。好了，趕快去辦。〔楊接了斧頭，行了一禮，

急走出。〕

華 想不到我的斧頭到底有了他的用處。

王 (向陳秘書)這裏的事情交給你，屋裏的人，一概不許出去，那一個不聽指揮，你就開槍，不用客氣，諸位聽清楚沒有？[?]一個人也不許走出屋子，那一個不聽命令，我的秘書，就向他開槍。諸位，一會再見。(他走出大門，向守門的副官)走進屋子。(他急忙的拔出了手槍向東走去。陳秘書拿了手槍站在門內。)

(汽車開車的聲音。)

谷 華華，他們開車逃走了，把我們放在這裏等死。

華 師芝，你不懂的，汽車比房子危險多了。尤其是好幾輛車停在一起。

谷 坐了汽車可以走啊。

華 你走有甚麼用處？飛機比汽車快得多啊。你得把汽車和你自己藏起來，不讓飛機看見才行。

小 (已經倒在阿祥懷裏。)阿祥，他們不會丟炸彈罷？

祥 在這個鄉下，他們幹甚麼要掉炸彈來炸你一個破窖，幾間茅草棚子？你放心好了。我担保沒有炸彈。（小蘋菓坐了起來。）

谷 華華，日本人的情報靈極了。他們一定知道了王老虎躲在這裏，所以派了飛機來報仇，我不願意死在屋子裏，我願意死在外面。士宏，你帶我到外面去。

郭 我們不能出去，他們不讓我們出去。

華 師芝，你不要怕，我包管你沒有事。幾分鐘的工夫，就過去了，讓我抱了你。（她抱了她的朋友。）

谷 （悲苦的。）我不願意死在屋裏，我願意死在外面。喔，我不願意死在屋裏，我願意死在——

吳 （厭惡。）祕書長，我請你下命令，不許屋子裏的人講話。

陳 先生，我是執行我們主帥的命令的。主帥的命令，祇是不許屋子裏的人出去，他沒有命令不許屋子裏的人講話。我不能越出我的職權，向無抵抗力量的人顯

我的威風。至於講到我個人的意見，我是贊成講話的。因為底下講話，飛機上是聽不到的。我們在山寨裏逃警報的時候，一向是不禁止人講話的。不但不禁止人講話，我們還每次請一個人講一段「防空須知」或是說一段有趣味的人「飛行故事」。爲的是利用閒空的時間，並且可以減少各人緊張的情緒。諸位不妨仿照山寨的辦法，試一試這一種辦法的效用。

周 祕書長，你既然這樣說，我們就請你和我們談談。請問你，主帥爲甚麼不讓我們走出這間屋子？

陳 你這還用得着問嗎？這當然是爲的大衆的安全。比方說，這位太太，她不願意死在屋裏，她願意死在外面，這當然是她個人的自由，我們應當尊重的。不過如果她走出屋子，敵人看見了，用機關槍向她掃射，她倒沒有被打死，倒把旁人打死了，這不是冤枉嗎？所以爲了大衆的利益，不能不請她犧牲了她個人的自由。

華 祕書先生，你貴姓？

陳 我姓陳。

華 陳先生，我想主帥不讓我們走出屋子，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

陳 小姐……

華 我姓華。

陳 喔，華小姐，你想還有甚麼更重要的意義？

華 我想主帥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屋子，是防備我們這一班人之中，有一個漢奸。

吳 （站了起來。）有一個漢奸！

華 吳先生，你請坐，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是說他防備我們這一班人裏有一個漢

奸。不是說我們這一班人之中，真的有一個漢奸。（吳坐下。）你想，假定我們這

一班人之中，有一個漢奸，他走到外面，放一個信號，這不是太危險了嗎？反過來

說，漢奸也好，不是漢奸也好，他把我們一齊關在屋子裏，這不是很省事嗎？一個

人做事是應該這樣做的。

陳 華小姐，你說得很對。（很平淡的。）啊，請大家不用驚慌，我已經聽到飛機的聲音。（大家傾耳靜聽。）

周 我一點也聽不到的。

陳 我的耳朵是受過訓練的。我們全山寨的人，要算我的耳朵最靈敏。

華 我也聽到了，我恐怕在我們這一班人之中，要算我的耳朵最靈敏了。

郭 陳祕書，華小姐是一個前方的救護，她在前綫待過一年。

陳 在前綫待過一年！失敬失敬。

周 我現在也聽到了。

（飛機的聲音清晰了。先是由遠而近，然後由近而遠。屋內的人，有的緊張，有的不在乎。有的伏在旁人的膝上或懷裏，有的抱了自己的頭。一會飛機飛過，又一會，聽到汽車開車的和吹哨子的聲音。）

陳 好了，飛機已經過去了。

楊 （從外面走到門口。）空襲警報解除。主帥的命令，全體人員，即刻上車出發，開

到妙峯山。

〔屋內的人，陸續走出，小蘋菓與華華最後。〕

華 小新娘子，你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土匪窩裏去過罷？你駭怕不駭怕？

小 我祇要有阿祥在我的身邊，我甚麼也不怕。

華 真是難得。（她挽了小蘋菓的手臂向門走去。走到板桌前，看見了桌上的鐵鏢。）你看，一個男人多粗心，一有了緊急的事，就連太太都不要了。（她檢起鐵鏢。）

小 你講的誰啊？

華 等會到汽車上我告訴你。（兩人同走出。）

（幕下，第三幕完。）





又一星期後的上午，妙峯山上王寨主的辦公室。室的後面，兩邊是寬窗，中間是大門。左邊的窗上掛了一張大地圖，將窗遮蓋，窗前放着一張菩薩面前用的香案。香案上陳列着從敵人奪來的各式各樣的戰利品。香案兩端，放着兩只高的花盆架，但無花盆。沿右窗是一張小圓桌，兩邊各置兩椅。室的右邊近窗靠牆，是案卷和文書櫃架。室的左邊近窗是一小門，通休息室。前部靠牆，是一張秘書用的辦公桌，再前是一長條案桌，桌上放着打字機，電話機，無線電收發報機等。中間偏右，是寨主的一張大的辦公桌，寨主的坐位是向着窗戶。室內其他的牆壁上掛滿了地形圖，交通圖及各樣圖表。

開幕時，陳秘書坐在長案桌前收發無線電報。耳上套着聽機。一會，華華小姐敲門從大門走進。家常便服，手裏拿着一隻小花瓶，挾了一個新做成的靠枕，及窗紗，胸前佩帶着一朵鮮花。

華

陳先生早。

陳 華小姐早。（取下耳上的聽機，向客人走去。）啊，窗紗就做好了，買的材料沒有太少嗎？

華 剛剛夠用。

陳 你帶的這朵花美極了。

華 （將靠枕及窗紗放在一張椅子上。走來與秘書先生握了手。）這朵花是學生送給我的，現在我轉送給你們的主帥。我自己再加送他一隻小花瓶。（胸前的花取下，插入花瓶，將花瓶放在主帥的辦公桌上。）

陳 （走去拿起靠枕。）這一個靠枕也是你送給主帥的嗎？美極了，美極了。

華 美罷，你看的是正面，你還沒有看到反面的繡花。（秘書反轉靠枕審視枕上的繡花。）像不像？

陳 （有點迷惑。）像不像？像甚麼？

華 我要你告訴我，我不能告訴你。

陳 尾巴身段像一隻老虎，面孔像一個人的面孔。

華 一點也不錯。面孔像一個人的面孔。可是像誰的面孔，你看不出嗎？你把他放得遠一點看看。

陳 （將靠枕拿得遠遠的審視了一回，忽然領悟。）喔喔！像極了，像極了，簡直就是他。

華 就是誰？

陳 當然是我們的主帥。

華 你不是騙我？

陳 我幹麼要騙你？誰都可以看出來的。

華 （接取了靠枕，放到主帥的坐位上。）你想他不會生氣罷？

陳 生氣才怪！

華 告訴我，爲甚麼你知道他不會生氣。（她坐在主帥的位上試一試靠枕。）

陳 因爲他對於你和對旁的人完全不同。他對於你，唉，可以說是佩服到極頂。你說的話，他沒有一句不聽。你做的事他沒有一件不稱讚。他有時會裝出生氣的樣子，這完全是假裝的；他的心裏是高興的。這個，我想你比我看得更透澈。不過，我真佩服你的精神，你在兩天之內，做出了這麼多的工作。

華 謝謝你，這完全是由於你的鼓勵和合作。我應當謝謝你的幫助。

陳 （似乎想到其他的某一方面。）我倒用不着你道謝。

華 你好像不高興的樣子。告訴我，是不是我做了甚麼事使得你不高興？

陳 我是非常的高興，尤其是替你做事。不過，我可以向你說老實話，我自從來到山寨，我從來沒有請過假，也從來沒有說過謊話。前天因爲陪了你去買東西，我

——我才——

華 那是一種特殊的情形，不是常有的，你不必放在心裏。

陳 不過回過來想想，爲了替你做事，就是受一點責罰，也是值得的。

華 喔，謝謝你，你把我看得太好了。好了，現在我不再耽誤你的職務，我也要開始我的工作。（說着站起。）

陳 要不要我來幫助幫助？

華 多謝多謝。今天不好意思再打攪你。我已經另外請了兩個助手。（走到大門口，向門外。）請你們就進來罷，對不住得很。

〔兩個學生從大門走進。一個人的手裏，拿着一把斧頭，幾根竹杆，和一簇本山長的野花。另一個兩手提了兩個可以當花瓶用的瓦罐。兩人進門之後，先向秘書先生鞠了一躬，然後將手裏拿的東西放下，聽候差遣。秘書先生回了一禮。因為他看到小姐有了助手，他記起了自己的職務，趕緊的回到他的案桌，套上了他的聽機，繼續他原先的工作。室內的其他三人也開始了他們的工作。〕

華 對不住得很，請你們幫我把這幾幅窗紗掛一掛，請你們先把這幾張椅子拿開，把這張桌子移一移，要一個人站在桌上，才夠得到上面。（學生遵了她的命令，先把窗子前面的椅子拿開，把小圓桌移近了第一個窗口，一人扶住桌子，一人

站到桌上，小姐把竹杆穿進窗紗，遞給站在桌上的學生。）請你用洋釘把竹杆釘在窗框子上。（學生用釘子把所有的窗紗一一釘在窗桌上。釘完之後，學生從桌上跳下，搭開了桌子，小姐整理了窗紗，然後走到遠處，審視一下，面上似乎表現了滿意。）好了，謝謝你們。這些花我一個人可以辦得了。（學生向她鞠了一躬走出。）

陳 （已經抄寫下幾份電報，看了一眼手錶，取下耳上的聽機。）就掛好了？

華 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嗎？

陳 這以後要到八點二十分，才有氣象報告。（說着走來一同賞鑑新掛上的窗紗。）

華 顏色好不好？

陳 好！

華 你告訴我說這是主帥喜歡的顏色。

陳 是嗎！

華 唉我們趁主帥未來之前索性把這間屋子重行布置布置你說好不好

陳 好嗎！

華 那末我們趕快動手。這張桌子，我看應該把它轉一個方向來罷！（兩人抬起主帥的辦公桌，轉了九十度的角度，把原來向裏的位置，改成向左。接着把辦公桌旁的兩張椅子，也改移到更適當的地位。她站到遠處看了一看，認為滿意。）這不比先前好多嗎？你坐在這椅子上看看。（秘書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她坐在主帥的位上。）好罷？

陳 好極了。那張圓桌要動嗎？

華 當然要動，還有那兩隻花架，再來！（兩人把小圓桌抬到台的中央偏左，把四張小椅放在圓桌的四周，又將花架放到這裏，放到那裏，變動了若干次，才得到最後認為滿意的地位。然後將花瓶放到花架上，裝上新採來的鮮花。小姐從室內各觀點審視她的成績，秘書總是跟在她的後面仿效之。）啊！（吐了一口氣。）

這樣才像是一間屋子！

陳 比先前好多了，累了罷？

華 我做事從來不累的。歇一歇罷？（兩人坐下。）主帥每天八點起辦公，對不對？

陳 （看了一看手錶。）現在還不到七點半。每天七點到八點是他巡查軍營宿舍，醫院，工廠，廚房，廁所的時間，查完之後，他才到辦公室處理其他的公事，有時早，有時遲，沒有定規的。（記起。）不過今天他不是約了你的兩位朋友，還有那一班學生來談話嗎？

華 對了。除了學生和我的朋友之外，還有我。我也是他們的同伴，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你不要忘了。

陳 你？

華 我不是那天被你們一同綁來的嗎？主帥給了我們一個星期的考慮時間，今天期限滿了，不是大家要一齊解決了嗎？

陳 喔。對了。——不過我總把你當做好像是我們自己的人一樣。

華 你願意我留在山上嗎？

陳 豈但我！所有的人都希望你可以在山上。他們都向我打聽消息，我說我那裏知道。

華 所有的人，也許——不過有一個人我知道的，他是不願意我留在山上的。

陳 沒有的事。你說的是誰？

華 我說的是楊參謀。他自從我來到這裏之後，處處留心我的言語行動。一見到我，他的臉上就即刻發白，我不知道他爲甚麼這樣的怕我。他沒有和你談到我嗎？

陳 一句也沒有。

華 如果他向你談到關於我的話，你肯不肯告訴我？

陳 他不會向我談話的，他除了開會的時候講話之外，平常一句話也不說的。

華 喔，原來是這樣的一個怪人。

陳 他今天就要下山有事，昨天夜晚他約了今早八點鐘以前來看我，我很覺得奇怪。我想總不外乎寨裏的公事罷。

華 好罷，你還有許多事。我現在去帶我的朋友到這裏來見主帥。一會兒再見，謝謝你幫忙！

陳 客氣客氣，一會見。

（女客人從大門走出。祕書先生重行賞鑑室中的新陳設。他先去看一看窗紗的手藝，又拿起靠枕，審視了一回主帥的面孔，臉上不自覺的露出笑容，然後放下靠枕，取起桌上的小花瓶察看。正當他用鼻子享受到花香的時候，楊參謀從小門走進。

陳 哈囉，楊，正在這裏談到你。

楊 誰在這裏談到我？

陳 （自知失言，急速補救。）對不起，我說錯了。我說正在這裏等候你。你不是說今天八點以前要來看我的嗎？

楊（看了看屋中的變態。）誰把這個屋子弄成了這個怪樣？

陳怪樣？我看比先前好多了。

楊我告訴你，我們這裏是一個土匪的山寨，這間屋子是軍事長官的司令部。這裏不是一座皇宮，這間屋子不是貴族家裏的一間接待室。這一定又是那位小姐來攪的。她來了不到十天，把這裏的甚麼紀律都破壞了，把所有的人都弄昏了。怎麼！你不喜歡她嗎？

楊我現在不和你討論這個，我有比這個更嚴重的事要和你商量。

陳和我商量好，請坐請坐。

楊是的，和你商量。（兩人坐下。他似乎不知從何說起，最後拿定主意，十分莊嚴的。）這個王家寨，你知道，是主帥，你和我三個人開創的。今天我要下山了。我這一去，我是拿定了主意不再回來了。我現在是來向你告別告罪。

陳（驚訝之至。）你這是發的——你幹麼要去？幹麼去了就不回來？

楊 如果你要我不去，你得贊成我，讓我做另外一件事。不過這件事做完之後，我們也是一個永訣。

陳 啊，天呀，甚麼事？你說得清楚一點，說得樂觀一點，好不好？

楊 我身上現在帶來了兩件東西，一件是一枝手槍，裏面裝好了兩粒子彈。（從袋裏拿出一枝手槍。）另一件是寫好的一封信。（從懷裏取出了一封信。）現在我要問問你，這兩件之中，我應該用那一件？

陳 一枝手槍，一封信，我還沒有看出他們的連帶關係來。

楊 沒有連帶的關係。如果我用了我的手槍，我就用不着再用這封信。如果不用手槍，這封信我就託你轉交。

陳 交給誰啊？

楊 交給我們的主帥。

陳 這是信的用處，這個我明白了。如果用手槍呢？

楊 手槍是幹甚麼用的，我請問你當然是殺人的。我的手槍裏裝了兩粒子彈，我的

第一粒子彈是把我們山上現在的這位小姐打死——

陳 把這位小姐打死！你是在和我開玩笑。

楊 我幾時和你開過玩笑，幾時和人開過玩笑？我是再嚴重沒有。你如果不信，

我——

陳 我很相信你——你的第二粒子彈打誰？不是主帥罷？

楊 （慢慢的）不是。

陳 （思索）喔，不是主帥，那還有誰？（忽然似真似假的驚怖起來）唉，不是我罷？

楊 也不是。

陳 我實在猜不出誰的年庚八字生的這樣的糟糕，可以不可以告訴我？

楊 我的第二粒子彈是把我自己打死。

陳 我看你發了瘋了！（看了他實在不像瘋子，又似真似假的如有所悟）怎麼？難

道……難道你也看中了她嗎？

楊（近乎生氣。）我警告你，我是十二分的誠懇，來和你商量我認爲極其嚴重的事，你如果不信，我卽刻會做出來給你看看。

陳 喔，天呀，我實在不是開玩笑。不過你想想看，你有一枝手槍，裝好兩粒子彈。你用第一粒子彈，無緣無故把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姐打死，再用第二粒子彈把你自己打死，這不是年青人求婚不遂，戀愛失敗所常做的事嗎？你如果不是失戀，那你爲甚麼要做這樣的——這樣的傻事？你得原諒我的誤會，因爲你還沒有把你的理由告訴我。那末這封信又是怎麼一回事？

楊 如果我不用手槍殺人，那末我走了之後，我就不再回來。我把這封信交給你，請你在他們結婚之後……

陳 慢來，慢來。讓我弄清楚，誰和誰結婚？

楊 你的眼睛又沒有瞎，你在我面前裝甚麼傻子？

陳 我的眼睛是沒瞎。不過你的想像走的太快，我有點追趕不上。小姐，她願意不願意留在此地，還沒有決定。假定願意留在此地罷，她不一定就結婚。假定她結婚罷，她的配偶，未必就是我們的主帥。假定就是主帥罷，一個人結婚，也是稀淡平常的事。固然，主帥並不是你的情敵，假定就是你的情敵罷，你也可以擾他一杯喜酒，慶賀他們的幸福。你爲甚麼要走，爲甚就要從此散伙大吉咯？

楊 我們主帥的脾氣，你是一向知道的。這位小姐的性情，你如果不裝傻，你也應該領略過。我們主帥，他已入了圈套，再也休想逃脫。結婚最多是十天以內的事。他們一結婚之後，這轟轟烈烈的王家寨的事業，就立刻落到一個女人的手裏。你聽清楚，凡是一個女人，干涉到丈夫的事業，無大無小，一個國家的政治也好，一個機關的行政也好，一個工業商業公司的管理也好，從古到今，沒有不糟糕的。我覺得你的成見似乎太深了一點，不聽太太說話的男人也有——

楊 不是我們的主帥。

陳——不愛管閒事的太太也有。——

楊——不是我們的這位主帥夫人。

陳——既然這樣，你就應該向主帥勸說勸說咯。

楊——我向他說過了。

陳——他怎樣的答覆？

楊——他說我在說夢話，他是立志終身不娶的。他說我是神經過敏。我看他是神經過鈍。他是大禍臨頭，毫無所覺。我是看得再清楚沒有。如果我不用手槍，這個王家寨就完了。

陳——如果你用了手槍？

楊——小姐就完了，我也完了，王家寨可保全了。

陳——我看你還應該再考慮考慮，我總覺得還有甚麼地方不大對的樣子。

楊——我考慮過好久了，我已經有好幾次，我的手槍向她瞄了準，祇要手指一撥，這件

大事就解決了。可是，我因為還沒有和你談過，

陳 喔，天呀！現在你已經和我談過，你隨時就可以動手。——你還需要不需要我的

意見？

楊 祇要你的理由充足，我是可以容納的。你的意見怎樣？

陳 你讓我細細的想一想。這件事性命交關，我不能亂說。（細想片刻。）好罷，我想

我可以這樣說罷。你是一個理想家，我是一個實際家。你舉起手槍，乒乓兩下，這兩個子彈會造成怎樣的結果，我這個實際家知道的很清楚。反過來說，另一方面，讓他們結婚，結婚以後的情形如何，你這個理想家也許看得很清楚，可是我這個實際家，對於複雜的事情，例如男女結婚後的生活變化，我就不能不持一種觀望態度。也許他們就不會結婚，也許結婚之後，我們的主帥夫人，也和現在其他的許多摩登太太一樣，不但是是一個賢內助，並且是一個賢外助。萬一如此，你現在把她殺了，不太可惜了嗎？不但殺了像她這樣一個可愛的人，連像你這

樣的一個可敬的人也連帶殺了，這不更加冤枉嗎？你不能根據你理想將來或許有的情境，來鑄成一個不能挽回的大錯。

楊 你的意思，無非是要我給她一個試驗的機會。不過，這個危險太大了。

陳 無論如何，你是一向講公道的，你至少在她未死之前，應該讓她知道，她是爲了甚麼該死啊。

楊 這個——

陳 我倒想到了一個兩全之策。

楊 怎麼兩全？

陳 就是主帥也不能結婚，你也不必殺人。祇要你肯作一點小小的犧牲。

楊 爲了保全王家寨，我性命都可以犧牲。

陳 好，那你趕緊向她求婚去，求她嫁給你。我相信，你是有法子管束你的太太的。她做了你的太太，一定不會管到你的公事。家庭之間，說不定要多少增添一點口

舌，自然不會像把她殺了這樣簡單。不過話得說回來，王家寨不比別的地方，王家寨的號令是不許不經裁判可以隨便殺人的。

楊 所以我得自殺。

陳 喔，老朋友，我很佩服你，我捨不得讓你這樣的犧牲了你自己。我贊成你告假幾日，我希望你回來看看。剛才，我勸你冒險來結婚，說不定連你也沒有這種膽量，更說不定能有多大的把握。這不過是說說罷了。好罷。我想我的話說夠了。你的意思怎麼樣？

楊 我想我還得考慮考慮。

陳 用不着再考慮了。你把你的那封信交給我，我替你把它放在保險箱裏，等到那一天有用它的必要的時候，我再把它拿出來。（楊參謀將信交出。）你的手槍也給我。

楊 手槍我得留在身邊，說不定遇到好的機會，我臨時改變計劃。（放回手槍。）

〔華華和郭氏夫婦同從中門進。陳秘書驚慌。〕

華 主帥還沒有來嗎？喔，楊參謀，你在這裏，我正要請你去。（楊參謀向她彎了彎腰。）
這是我朋友郭先生郭太太，以前見過的。（主客互相點了一點頭。）他們打算今天下午下山，我在合作社預備了幾樣菜，替他們送行，希望你和陳秘書賞光，可以做我的陪客。

楊 謝謝你，對不住得很，我今天上午就要下山。

華 喔，給我一點面子，多耽擱半天，一定沒有關係。

陳 喔，華小姐，我，我勸你還是讓楊參謀早走的好。因為——因為他必須即刻下山，這是十二分緊急的。

華 如果真是這樣，我不敢強留。

陳 （意欲將楊參謀趕出。）好，參謀，再見再見。希望你早去早回。（握住他的手陪他向門走去。）

華 再見再見。（楊同身鞠了一躬後走出。）

華 （向秘書。）你注意他的面孔沒有？我說他怕我，你現在可以相信了。

陳 你說的很對，他的確怕你怕得厲害。

〔主帥從小門走進。〕

王 （向客人。）對不住，對不住，勞你們久候。（向秘書。）沙河口的報告到了沒有？

陳 到了。

王 幾輛車子？

陳 五輛車子？

王 甚麼特貨？

陳 一維琪一礦水一百瓶，一蘇不蘭底一香煙兩百聽，一席夢思一床十架，浴缸抽

水馬桶五套，汽油五十箱。

王 好，汽油照官價收買，其餘的貨物一律沒收，送交貿易處。好了，我現在會客，你把

我的命令傳給他們。(秘書行了一禮走出。主帥開始注意到屋內陳設的變更。)
這是甚麼人把我的房子改了?

華 對不住得很，因為我們等你老不來，我們閒着沒有事做，就利用了我們的閒空，替你做了這樣一點小事。一個人屋子裏的陳設，本來是應該時常變動變動的，他才可以感覺到一點新鮮。希望你不要見怪。這幾幅窗紗，這一個靠枕，還有桌上的那隻小花瓶，是我送給你的一點小禮，謝謝你招待我們的盛情。這兩盆花是學生送給你的。這一朵小花，是學生送給我的，現在我轉送給你。

谷 (向丈夫。)你看，人家怎麼想得這樣週到。你怎麼一天到晚祇知道睡覺，就想不出一點好的事來。(向華華。)華華，你應該告訴我一聲，我們也應該送一點東西。

華 窗紗就算是你送的好了。

王 不敢當，不敢當，多謝多謝，請坐請坐。(他自己坐到主帥的坐位，不自覺的開始

享受靠枕的舒適。三個客人分別的坐在其餘的小椅上。向郭氏夫婦。你們的主意拿定了沒有？

谷
（向丈夫。）你開口講啊！

郭
（先咳嗽了幾聲。）我們應該先向你道謝，謝謝你招待我們的這番好意。我們在這裏住了幾天，我們覺得這裏甚麼都好，甚麼都有，甚麼都便宜，所以我們——那就是說，我的內人——決計想在這裏多住些時。也許一年，也許半載。我們願意做你這裏的客人，照你這裏規定的價格，繳納房金雜費。（向太太。）對罷？（太太首肯。）

王
這好極了，我開始就告訴你們，在這國難期中，你們再也找不到比這裏更舒服的地方。電燈，泉水，咖啡，麵包，牛奶，牛油，水菓，香煙，你要甚麼有甚麼。並且各樣東西都有官定的市價，無人可以操縱。你們兩個人住在這裏，每天出五十塊錢房金。合成港幣，不到十五塊錢。算成美金，不到三塊。再合算沒有了。那末就這樣決

定好了。

郭 我們還有一件事，要請求你的允許。我們想回去一趟，料理一點私事，然後再來。不知道你允許不允許？

王 毫無問題。祇要給你們一張通行證，你們就可以來去自由。我這裏對於外來客人，一點不加壓迫。你們願意住，就住在這裏，不願意隨時可以離開。

郭 是的。不過我們想借我們的小汽車用一用。

王 汽車？汽車已經充公了。汽車是一件奢侈品，這裏是不准有私人汽車的。並且這裏汽油受統制，祇能用於軍事方面。

郭 不過，我們沒有汽車是無法回去的。我們願意出租汽車的代價。汽油來的時候帶來歸還。

王 那可以。不過你們不能兩個人租了公家的汽車一同走。你們兩個人之中，必須要把一個留在這裏做抵押。

郭 我的太太可以留在這裏——

谷 你胡說！誰說我可以留在這裏？我有許多事非即刻回去不可。

王 這個你們得自己商量好了才行。我不在乎。

華 他們已經商量了三天三晚，打了十多次的架，沒有結果。他們才走來希望你能夠來替他門解決。

王 （向郭先生）你有甚麼要事非回去不可？

郭 我有幾件瓷器，幾張字畫，都是極有價值的。這次匆匆忙忙的出門，就馬馬虎虎的放在一個防空洞裏。我得回去布置布置，設法把它們運到這裏來——

谷 運到這裏來！好，我就和你拚命。你以為你的那些古董寶貝在家裏還沒有把我的氣嘔足是嗎？（向主帥）你不要理他。他簡直是神經病，他的那些古董，沒有一件不是假的。

王 （向郭太太）你有甚麼要緊的事情要急於回去？

谷 我的事情多得很。這一次你差不多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充公了。我非立刻回去添買不可。

王 要添買甚麼東西？香水、胭脂、拍粉、口紅、雪花膏、絲襪、皮鞋、對罷？

谷 這些也是要的，還有別樣。

王 這些你的先生可以替你買。

谷 他會買這些，那倒好了。他祇會受人騙買假古董。你能不能擔保他替我買的東西不會有錯？

王 這個我不敢擔保。

華 原來連一個寨主也是斷不了一件家務官事。

王 （發奮。）你們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判決。

郭 我們願意

王 那麼，我的判決：讓先生回家，太太留在此地。

郭 謝謝！

谷 那不成，我不能一個人留在這裏，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回去。（向主帥。）你不知道，你不懂的。

郭 （勝利增加了勇氣。）這裏不是你的家裏。你不要蠻不講理。

谷 不行，我不能讓你走。

王 好了，就這樣決定了。

谷 主帥，這是不行的，你不能讓他把我一個人放在這裏。你不知道，你不懂的。

王 甚麼我不知道，甚麼我不懂的？

谷 我，我，我說不出。

王 （發怒。）你說不出，那你留在此地，不許再多講話。

谷 你叫他到門外去，我講給你聽。你如果不改變主意，我遵從你的命令。

王 這容易得很。郭先生，你如果不反對，請到隔壁休息室坐一會。（郭先生遵命從

小門走出。）諾，有甚麼請快說，我還有許多別的事情。

谷 我請你讓我回去，不單是爲自己，也爲的是山寨。

王 我不懂你的意思。

谷 因爲我回去之後，我是一定要回來的。他回去了之後，他一定不回來了。

王 爲甚麼他就不回來了？

谷 他老早就恨我，就厭棄我得要命。他如果有法想，他早就不要我了，他早就想另外討一個更年青更漂亮的女人去了。這一次他可以坐了汽車回去，把我丟在一個土匪窩裏，他不回來，你也許把我殺了。這對於他太合適了，太稱心了。

王 （忽有所悟。）怎麼！他一去就不再回來，他拐去公家的汽車，還要我替他養他不要的老婆！

谷 一點也不錯。——你相信我的話嗎？

王 不管你說的對不對，我不願意冒險。我改變主意，我讓你回去，把你的先生留下。

谷 我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王 你去把你的先生請來，讓我告訴他。

谷 不，請你先把我的通行證寫好交給我，省得他再來嚙嚙。

王 好罷。（他從櫃子裏拿出一張空白通行證，執了筆，預備填寫。）請教你的大名？

谷 我叫谷師芝，不是獅子老虎的獅子，是師傅的「師」，芝蘭的「芝」。

王 （已經寫好名字。）年齡？

谷 二十四歲。（她至少報了十歲。）

王 （向她睜大了眼睛，看了她一看，但她若無其事。）你得記好啊，等會檢查的時

候，你可不要忘了。（轉向華華。）你今年幾歲？

華 （衝口而出，更澈底。）十八歲！

王 好極了。

華 你今年幾歲？

王（一面寫，一面答，也極自然。）我今年七十九歲！（華華咬緊了嘴唇。）

谷（不服氣。）華華，你不能比我小六歲，我們是中學同學。

華（慷慨之至。）你十七歲好了。我不在乎。

王（寫好了通行證，交給師芝夫人。）師芝夫人，這是你的通行證，請你收好。現在請把你的先生請過來。

谷（走去開了小門，向門外。）進來啊，你睡着了沒有？

王（向從小門走進來的先生。）郭先生，抱歉得很，我已經改變了我剛才的主意。我讓你的太太回去，請你留在此地。我和我的太太同意，你的那些古董，就是炸壞，也沒有多大的關係。

郭（反抗。）主帥，你這個意思不對，我還得請你考慮。

谷用不着考慮，已經決定了。這裏是我的通行證。我現在就要去收拾行李去。請你跟了我來。（說着就動身。）

郭 (把她拉住。)你不要忙，我有話說。

谷 你的話我不愛聽！這裏是人家辦公的地方，你不要拉拉扯扯的，有話回家再說。

(甩開他的手，從大門走出。)

郭 (追去。)師芝！師芝！師芝！

王 (走去關好了大門。屋內就剩下他和華華兩人。他即刻感覺到舒適。他呼了一

口氣，又坐到原來的位上。華華換了一個相對的坐位。)

華 他們的事情解決了。現在輪到我了。

王 (嘆了一口氣。)和這樣的人辦交涉，實在太無味了。

華 我希望我的交涉可以使你高興一點。

王 你的主意拿定了沒有？

華 我和他們一樣，也不願意離開這裏。

王 那好極了。

華 不過，我願意入夥。我不願意出五十塊錢一天的房金，做你的客人。

王 那更歡迎。

華 我看到你對學生出的佈告，你說凡是願意入伍的，必須報名，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現在我願意報名，願意受你的考試。

王 你已經考試過了。

華 我已經考試過了？考取了沒有？

王 考取了。

華 考取了，那我真高興！你應該早一點給我一個通知。可以不可以告訴我，我考的是甚麼功課？

王 （是他得意的時候。）你考的是看護。（指了一指他的脚。）這是你考卷的成績。

華 （她臉上起了少有的紅暈。）這真是不幸得很。我滿心想讓你把我考一考，過

一過考官的癮，因此可以把學生的考試取消了。
把學生的考試取消？

華 是的，他們和我談過了。他們全體都願意投效。我這裏有他們的名單，所以用不着報名。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願意考試。

王 哼！那我可以相信。那一個不願意考試，那一個另行高就。

華 你這個人也太不近人情了。他們因為找不到工作的地方，他們才走到這裏來。他們是學生，因為反對考試，才願意到這裏來當——當——當——

土匪

華 好罷，我們就這麼說罷。他們都是些有志的青年，因為反對大考，小考，會考，入學考，畢業考，文官考，武官考，公費考，私費考，他們才情願放棄了學校的生活。如果當土匪也仍舊要經過土匪入伍考試，你教年青的人還有那條路可走啊？你這裏甚麼都近代化，科學化，人情化，理智化，你為甚麼還採用這個考試制度？

王 我這裏對於小的，有託兒所，對於老的，有養老院。我還沒有一個慈善機關，專養不老不小的，年青的，無用的閒人。

華 虧你是一個領袖，你說出這樣的話來！世界上沒有無用的青年，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願意閒着不做事。有用無用，要看你有沒有支配人才，訓練人才的本領。閒不閒，要看你有沒有約束部下的紀律。現在成千成萬的用非所學，學非所需的畢業學生，你能說他們都是無用嗎？成千成萬的筋強力壯有志向上的男女青年，無事可做，你怪他們偷閒嗎？那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社會一向是年老的人在支配着。不要說這些有志向有才幹的少年人，就連迷在跳舞場不肯回家的先生，賴在麻將桌上不肯歇局的太太，躺在鴉片煙榻上不肯起身的老頭子，跪在菩薩面前不敢抬頭的老太婆，總要算社會上毫無用處的廢物了，誰叫你讓他們這樣？這也不是罵一聲『萬惡的社會』，嘆一聲『世風不古』，就可以藉此了事的啊！

王 你所說的這一類廢物，我這裏一個也沒有。

華 我知道你這裏沒有。這毫不足怪。你這裏沒有，因為你把他們趕到別的人家去了。這算不得頭等的本領。

王 我看這王家寨應當請你來管理管理。

華 不敢當。不過你應該早一點請一個顧問是正經。

王 (不給她一點鼓勵。) 你放心好了，我要請顧問，也不會請一個女的。

華 (她想到不久的將來。) 你這句話倒說對了，我不贊成你請一個女顧問。再說，你根本也許用不着顧問。——不過現在我們不講這些空話。土匪入伍考試的佈告怎麼樣？是不是可以取消？

王 取消佈告？王家寨上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事！

華 那是因為你沒有認錯的勇氣！

王 唉，我問你，你這樣替他們出力，你得了他們多少賄賂？

華 一頂高帽子。

王 一頂高帽子？

華 他們說，只要我答應了，你就可以答應。

王 （動了火。）甚麼？只要我答應了，我就可以答應？祇要你答應了！你是山寨的甚麼人，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華 不知道。你說罷。

王 你是我的一個俘虜！

華 太文雅了。

王 你是我山寨裏的一個肉票！

華 你祇說準了一半。我承認我是你們的一個肉票，同時你也得承認我是你的一個朋友。合在一起，我是王家寨的一個「票友」！

王 你當心我把你這張票撕了！

華 喔，你會撕票的，你的性情，我已經從各方面打聽得清清楚楚。

王 向各方面？

華 是的。向各方面。向你的部下，向你的小兵，向你的老百姓，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一致的稱讚你。說你是——

王 你向我的部下打聽我的行爲！

華 你以爲我來到這裏一個星期，我能夠一點事不做嗎？並且不是我向他們打聽，他們都愛和我談話。我可以搭架子不理他們嗎？其實我也用不着打聽。自從我們初會之後，我就認識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是怎樣的一個人，要不要我告訴你？

王 說罷。

華 你的心腸，像一個菩薩。你打起仗來像一隻老虎。在女人的面前，像一隻可愛的綿羊。你會撕票！尤其是撕一個票友！更尤其是撕一個女性的票友！唉，我放心極

了。

王 (覺得對她實在沒有辦法。)你現在是在這裏耽誤我的時間，耽誤我的公事，你知道嗎？

華 誰教你和你的部下一樣，喜歡和我閒談？好，我們不再閒談，我們繼續談公事。考試的事情，你總得讓一點步。我現在以朋友的交情，請你想一個通融的辦法。我相信，你做學生的時候，也一定不愛考試。並且這是用不着的，你又何必苦人？——(等了一回。)布告可以不可以取消？

王 絕對不能取消！(她信以為真，認為受了男人的野蠻待遇，站起身，豎起眉毛，鼓起眼睛。她不用開口，對方已經屈服了。)可以修正辦法。嚴格檢查身體，先行入伍；分配工作時舉行口試，試工一月，一月之後，不及格者驅逐出境，追償伙食宿費。

華 喔，謝謝你，我知道你是夠朋友的。(兩人握了一握手，和好如初。)好了，現在甚

麼都解決了。體格你用不着檢查，我已經替你檢查過了。

王

（以爲她還是那一套，莊嚴的。）我告訴你，甚麼我可以通融，體格是絕對不能通融。我希望你能了解。

華

（也很真誠的。）你以爲我說玩話嗎？我說的是事實。我和你意見相同，我也相信，甚麼可以通融，體格不能通融。我已經嚴格的把他們身體檢查過了。我是受過高級護士訓練的，你知道檢查的時候，是你的軍醫副官陪着我一同檢查的。每一個人都有填好的體格檢查報告。我請了你的副官加簽了字。男生是副官親自檢查的，女生是我和你醫院裏女護士會同檢查的。我現在可以替他們向你報告：他們全體，沒有一個人有砂眼。不良的傳染病，他們一個人也沒有。真是可愛的一羣好孩子。他們都有一點面黃肌瘦。那是因爲一向學校的營養不足。其中有三個人有輕的肺病，祇要在山上療養半年，就可以恢復。有兩個正患惡性瘧疾。我已經教了你的勤務兵，把他們從宿舍移到醫院。我從你的藥庫領了

一瓶Piasmoguinine 叫他們吃，一兩天就會退燒。

王 (他又咬緊牙齒。) 你命令我的醫官，你使喚我的勤務兵，你到我的藥庫領藥，你把生人送進我的醫院，我的部下，聽你爲所欲爲！

華 唉，我做錯了事沒有？我是替你做事啊。你一天到晚那樣的忙，這些小事，你管得了這麼許多麼？你怎麼也和所有的男人一樣，樣樣事情喜歡把持，你怎麼也——

王 (不願再聽。) 算了算了，請你把學生代表叫來。

華 他們沒有代表，他們祇有一個隊長。

王 甚麼？

華 他們許多人住在一起，不能沒有軍事的紀律。代表有甚麼用處？既不能代，也不能表。他們沒有代表，他們祇有一個隊長。

王 隊長？請問是甚麼隊的隊長，是那一個隊的隊長，是那一個軍事長官任命的隊長？

是你委任的！

華 他們是妙峯山王家寨的「投效隊」。他們的隊長是我的提議，他們不得已臨時公推的。他們的軍事長官，可憐得很，他們正在那裏找啊！

王 （壓了一下叫人的鈴。）

華 你幹麼？

王 我叫人。

華 我知道是叫人，我問你是叫人幹麼。

王 傳見學生代表。

華 唉，你這個人怎麼這樣的固執，他們沒有代表，祇有隊長。

〔勤務兵從大門走進，向主帥行了一禮，聽候差遣。〕

王 （向勤務兵）傳見學生的——投效隊隊長。

勤 是！（從大門退出。）

華 你真是一個聽話的好孩子！

王 哼！（他鼻子裏哼了一聲，接着走進文書櫃，拿出了一摺印有文字的紙條。）

（勤務兵領了學生隊長從大門走進，勤務兵退出，關好門。隊長向主帥行了一個軍禮。）

王 你是——

隊長 學生投效隊隊長。

王 好，學生看到我出的布告了嗎？

隊長 全看到了。

王 聽說他們全體願意入伍，是不是這樣？

隊長 是的。

王 好極了。我這裏的規矩，凡是志願入伍的，都得在入伍之前，舉行考試。因為你們都是學生，以前已經受過軍事訓練，在學校裏都已經受過相當的教育，現在我改爲先行入伍。入伍之後，在支配工作的時候，舉行口試。工作規定後，各人再試

工一月。凡是不及格的，立即斥退，追償伙食雜費。這個條件，我要你向他們問一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

隊長

（偷偷的看了一眼華小姐的顏色，華小姐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我們全體願意接受主帥寬宏的條件，我代表全體向主帥致謝。（又行了一禮。）

王

你可以代表全體？

隊長

我可以代表全體。

王

好，請你把他們全體帶到這裏來，我還有幾句話要對他們說。（隊長從大門退出。）

華

這個隊長還選的不錯罷，至少懂得說話。（主帥來回的走動，預備訓詞，沒有注意。）

〔隊長領了全體學生走進。排立在窗前，恭立聽訓。〕

王

人都到齊了？

隊長 人已到齊。

王 好。（他走到學生對面，學生全體立正。）諸位！我聽說諸位都願意加入王家寨的集團，這使我非常的高興。諸位在山上已經住了一個星期，山上的各種組織，諸位是都已經看到了。我這裏有的是年青人做工作的機會。你們願意從軍的，可以編入正式隊伍。學過工程的，可以加入工程隊，做建築營造的土木工作。學過機械的，有機械廠，兵工廠。學農的有農場菓園。女學生受過高級教育的，可以當醫院的護士，託兒所的保姆，和中小學的教員。除此以外，還有女子應做的基本工作——烹調與縫紉。現在我准許你們先行入伍，在支配工作的時候，舉行口試。然後再試工一月，一月之後，無論是成績不好，習慣不好，或是體格不好，同樣斥退，補繳一個月的膳費。你們願意不願意接受這個條件。

全隊 （同聲）願意！

王 好，今天下午，我教陳秘書替你們支配工作。

隊長（又偷偷的看了一眼華小姐，十分胆法的。）我們的工作已經——

王（這一次他可看見了。）注意！（着重的。）今天下午，我教這裏的陳秘書替你們支配工作。聽清楚了沒有？

隊長 聽清楚了。

王 還有。我這裏不准抽煙，不准喝酒，不准賭錢，不准戀愛。（所有的人都豎起耳朵，包括旁聽的華小姐在內。）這最後的一項，我要你們特別注意。這裏不但禁止寫情書，送表記，祇要我看到那一個人，一天到晚，哼聲嘆氣，喪魂失魄，失頭忘尾，我就將他軍法從事，決不寬恕。

華 我可不可以代他們提出一點疑問？

王 甚麼疑問？

華 就是你准許不准許年青的人結婚？

王 這裏僅是禁止戀愛，並不禁止結婚。

華 謝謝你的答覆。

王 現在舉行宣誓。這裏是印好的誓詞。（將誓詞一搭交給隊長。隊長迅速的散給了全體隊員。）現在舉行宣誓。一律舉起右手。（學生一齊舉起右手。訓話人領導宣誓，受訓人隨讀。）『我願意加入王家寨的義勇集團。』

全隊 『我願意加入王家寨的義勇集團。』

王 『忠實服務。』

全隊 『忠實服務。』

王 『遵守紀律。』

全隊 『遵守紀律。』

王 『並虔誠宣誓。』

全隊 『並虔誠宣誓。』

王 『不抽煙！』

全隊 『不抽煙！』

王 『不喝酒！』

全隊 『不喝酒！』

王 『不賭錢！』

全隊 『不賭錢！』

王 『不戀愛！』

全隊 『不戀愛！』

王 『愛護中華民國！』

全隊 『愛護中華民國！』

士 『抵抗敵人！』

全隊 『抵抗敵人！』

王 『服從本寨長官命令！』



全隊 「服從本寨長官命令！」

王 「擁護全國最高領袖！」

全隊 「擁護全國最高領袖！」

王 「此誓！」

全隊 「此誓！」

王 完了。（學生放下手。）收回誓詞紙條！（隊長迅速的收回誓詞紙條，交給主帥。）
從現在起，你們是我的部下。（忽然的。）立正敬禮！（部下敬禮，主帥回禮。）散
隊！（主帥轉回身，收檢誓詞紙條。）

隊長 （教學生稍轉了一點方向，面對華小姐。他站近到她的面前，使她注意。）立
正！敬禮！（全隊向華小姐也敬了一禮，小姐連忙還了一禮。主帥大驚回顧，無可
如何。）散隊！（隊長領導全體學生走出。小姐關上了門。）

華 你剛才的樣子真可愛！他們的事情也解決了。現在輪到你了。你的主意拿定

了沒有？

王 我的主意拿定了沒有？我有甚麼事情要拿定主意？

華 剛才你看到了，我並沒有要求他們向我致敬，這是他們自由意志的表現。他們已經把你當做他們的父親，把我當做他們的母親，所以你得早一點拿定主意。我已經給了你七天的考慮時間，也不知道給了你多少次的暗示，你始終沒有勇氣向我求婚！直到現在你還要讓我先開口，你慚愧不慚愧？你還算是一個大丈夫，你這樣的不能體貼一個女人！你明明知道，這是不可逃脫的命運，你沒有勇氣面對事實。就假定你把女人看做敵人，這也不是英雄對待敵人的辦法。我並沒有改變我立志不結婚的志願。

華 你有理由不和旁人結婚，你沒有理由不和我結婚。一個人可以終身不結婚，或許是因爲找不到稱心的對象，或許是因爲駭怕結婚的束縛。我們在三家店巧遇，可以說是因緣撮合。我是落難，你是被捕，我們可以算得患難之交。你睡在兩

張破飯桌上，我住在一輛破汽車裏，也勉強可以說是門當戶對。你是一個無依無靠的男人，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女。我沒有父親母親，沒有兄弟姊妹，你不用駭怕。就是有我也不會讓他們依仗你的勢力，在社會上爲非作歹。你恐怕一個人有了太太，她就要管到她丈夫的閒事。是的，所有的女人，除非她是一個庸才，沒有不愛管閒事的。這有甚麼要緊？這全要看做丈夫的有沒有出息。如果做丈夫的有出息，那末，她管得好，讓她管；管得不好，就不讓她管。如果不聽勸說，給她一次教訓，如果不受教訓，給她一次懲罰。萬一事情弄得不能收拾，到了最後關頭，再無別法可想的時候，把她宰了就是了！

王 把她宰了，這倒不錯，我這完全和你同意。

華 你完全同意。（她親熱的走到他的身旁。）這是不是就算是你向我求婚？

王 （無法堅持。）還有幾個附帶的條件。

華 我知道！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不戀愛。還有別的沒有？

王 不奢侈，不虛榮，不做公債，不存私房，——

華 不生小孩！！

王 不生小孩？小孩是可以生的。

華 對了，小孩是可以生的，因為生小孩男人不痛不癢。還有甚麼？

王 愛護中華民國。

華 愛護中華民國，這是應該的。

王 抵抗敵人。

華 抵抗敵人。這也是當然的。還有服從長官命令。

王 不對，這一條要修正，改為：服從丈夫命令。

華 對啊！服從丈夫命令。

王 擁護全國最高領袖。

華 擁護全國最高領袖。還有沒有？

王 沒有了。

華 你現在是不是正式向我求婚，附帶這一大堆的條件？

王 對！

華 好了，我現在正式答應你的求婚，我接受你這一大堆的條件。我祇要找到真正愛我的人，我甚麼條件都接受！

王 你相信我是真誠的愛你，你達到了最後的目的，你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你應該得意的。

華 我的目的是達到了，我有甚麼得意？你以為結婚對於女人不是一種犧牲嗎？男人也許犧牲了一點自由，女人犧牲了整個自由，說不定犧牲了她的生命！不過女人總是情癡，她祇要真真愛上了一個男人，她就不顧一切，甚麼都情願犧牲了。最後勝利，這對於我有甚麼稀奇？我從來沒有失敗過。我一向把所有可以結婚的男子，都看做我的票友丈夫。我願意那一個下海，我就立刻可以和他結婚。

不過——不過我萬想不到我會做一個壓寨夫人，還要宣誓服從丈夫的命令！

王（被最後一句話觸動，他想玩笑的試一試他的權威。忽然的高聲。）立正！（未婚妻倒真的嚇了一跳。趕緊的遵守盟誓，面對了未婚夫立正。）敬禮！（未婚妻早已恢復了她的神知，她倒也把手放到眉邊，行了一個軍禮。但接着就將手移到額上，裝作頭昏欲倒的樣子。未婚夫趕緊向她走去，她恰恰倒在他的懷裏。）

華 你把我嚇壞了，你不應該這樣的嚇我。

王 嚇你？我把你宰了！

華（靠在他的懷中。）那我可快活死了！（未婚夫情不自禁，將她緊抱，熱烈的吻着。）

（幕下第四幕完）



尾聲

又一星期的清晨，妙峯山碧雲寺大雄寶殿的一部分。今天的整個大雄寶殿是用作結婚的禮堂。因爲僅是寶殿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看不見禮堂的全部，我們看到的祇是幾根朱紅圓柱和朱紅的長格窗戶。窗戶是位置在台的後面與右面。在禮堂各種點綴品中，我們也祇看到柱子上牽掛着的國旗和紙彩，和地上鋪的狹狹的一條紅毡。地上的紅毡，不僅是供新人步履，同時規定了新人進出的路線。路線是由台的後左角起，由左向右。到中央，向左轉，變成由內向外，到台前，向右轉，又變成由左向右。然後走進後台。所以我們有機會看到新人的側面和後面。除了物質的點綴品之外，台的右邊沿窗戶，排列着學生投効隊，後面如嫌空虛。可排樂隊（至少一架鋼琴。）否則樂隊可以放在後台。

幕啓後，我們除了看見上述的點綴人物之外，我們先聽到贊禮官的聲音。

贊禮的聲音 新郎新娘向證婚人一鞠躬！證婚人退！新郎新娘向來賓一鞠躬！禮成！

新郎新娘退！奏樂！

〔樂隊奏婚禮進行曲。在奏樂的中間，阿祥，小蘋果，郭士宏，谷師芝，陳秘書從台的後左角走進，站在台的後面等看新人。小蘋果挽了阿祥的手臂，樂曲快完時，新郎（王老虎）新娘（華華）緩步沿着紅毯路線走進。新娘頭帶花冠，身披白紗，左手執花球，右手挽着新郎的手臂。新郎着軍服，胸前佩鮮花。脚上着長筒馬靴。新人除了普通裝束之外，新郎的腿上高高的帶了一副美麗的脚鐐。新娘頸上帶了一面輕巧的方枷。新郎新娘從學生隊前經過。〕

學生隊隊長（向隊伍）立正敬禮！

〔隊伍向新郎新娘敬禮。新郎新娘一面走，一面答禮。從新郎新娘兩人答禮的態度上看去，新娘似乎已儼然山寨之主。〕

〔新郎新娘沿路線從台的前右角走進，同時樂曲完畢。〕

（幕下。戲亦完畢。）

尾聲又一方式（全部歌唱）

妙峯山碧雪寺的大雄寶殿。佈成了結婚的禮堂。啓幕時，新郎新娘立在台的中央。來賓分列在兩旁。來賓中有全部學生隊，郭家夫婦，司機阿祥夫婦，陳祕書和其他山寨的部屬和人民代表。學生隊男女分列兩邊，新郎新娘裝束同前。

新郎對新娘獨唱

我是一個留學英國的學生。

我是景山大學的一個教授。

因為教授的待遇，比不上一個車夫。

我犧牲了教授的頭銜，放棄了教書的任務。

我來到了妙峯山的山寨，創下了偉大的事業。——需要幫助。

我附帶條件，請求你答應，你肯做我的新婦。

〔新郎向新娘行了一個求婚禮。新娘將新郎扶起。〕

新娘對新郎獨唱

我是一個電影界的明星。

我是一個話劇界的主角。

因為不願陪大人物打牌，伴小白臉跳舞，

我愛上了死人和傷兵，我變成了一個看護。

我來到了妙峯山的山寨，看到了你偉大的事業。——需要幫助。

我接受你的任何條件，祇要你答應，你肯做我的丈夫。

〔新娘走到新郎前答了一禮。新郎將新娘扶起。〕

新郎新娘合唱

我們是門當戶對。

我們是患難之交。

我們將妙峯山的大雄寶殿，用做我們的禮堂。

挽了手臂。（挽手臂。）我們就變成了新郎新娘。

我們不選吉日，不擇良辰。

不拜天地，不祭鬼神。

我們沒有介紹，沒有主婚。

我們敬謝來賓，做了我們的結婚的證人。

（新郎新娘走至台前，向觀衆一鞠躬。）

學生隊男生合唱

他是一個愛國的志士。

他是一個抗戰的英雄。

他是妙峯山山寨的一個寨主。他有一個菩薩的心腸。

他是戰場上的一隻猛虎，他是女人面前的一隻馴羊。

他遇見了第一個女子，就被繫住在她的裙帶。

他還說，他祇是爲的結婚，他不懂得戀愛。

學生隊女生合唱

她是一個女中的豪傑。

她是一個巾幗的英雄。

她是一匹不羈的野馬。她是美麗的鮮花——一朵。

她來到了妙峯山的山寨，她變成了一個「票友」。

她誇口說，世間所有的男子都是她的俘虜。——她從未失敗。

她現在竟同意結婚。她並且答應了不再戀愛。

學生隊男女合唱

他們一個是我們的嚴父。

一個是我們的慈母。

前天在三家店的店中，匆匆一見。他們就心心相許。

今天在妙峯山的大雄寶殿。果然，他們結成了終身的伴侶。

我們慶祝他們的幸福。我們自己也感覺到愉快。

可是我們必須牢記，我們的寨主，他祇許我們年青的人結婚，他不許我們年青的人戀愛。（男女學生各伸食指互目警告。）

我們必須牢記，我們的寨主，他祇許我們年青的人結婚，他不許我們年青的人戀愛。

全體合唱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同胞。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民衆。

我們是妙峯山山寨的同志。——義勇集團。

3648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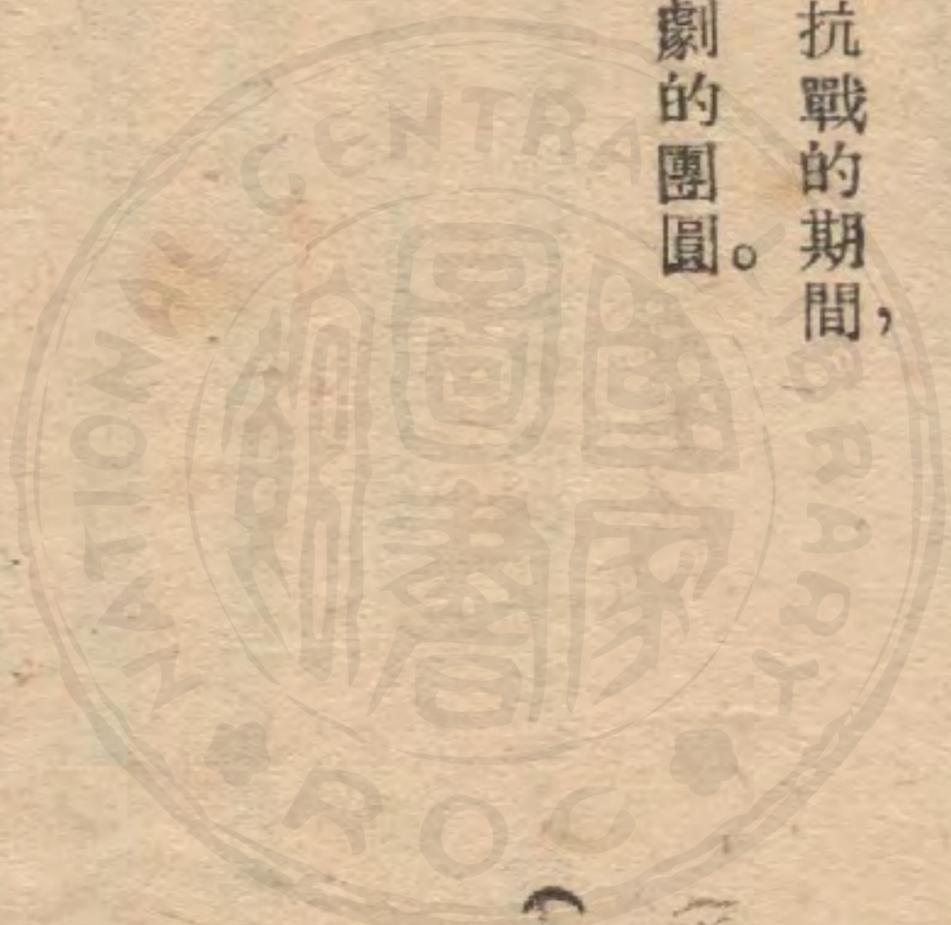
要求抗戰的勝利，我們知道必須要全體動員。

世界是一個舞台。

結婚是一齣喜劇。

爲了振作精神，在這抗戰的期間，

我們合唱這一齣喜劇的團圓。



(幕下全劇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拾貳月捌日 贈送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五元

集劇戲林西丁

山 峯 妙

集劇戲林西丁

一、西林獨幕劇集

二、妙峯山

發行人

吳文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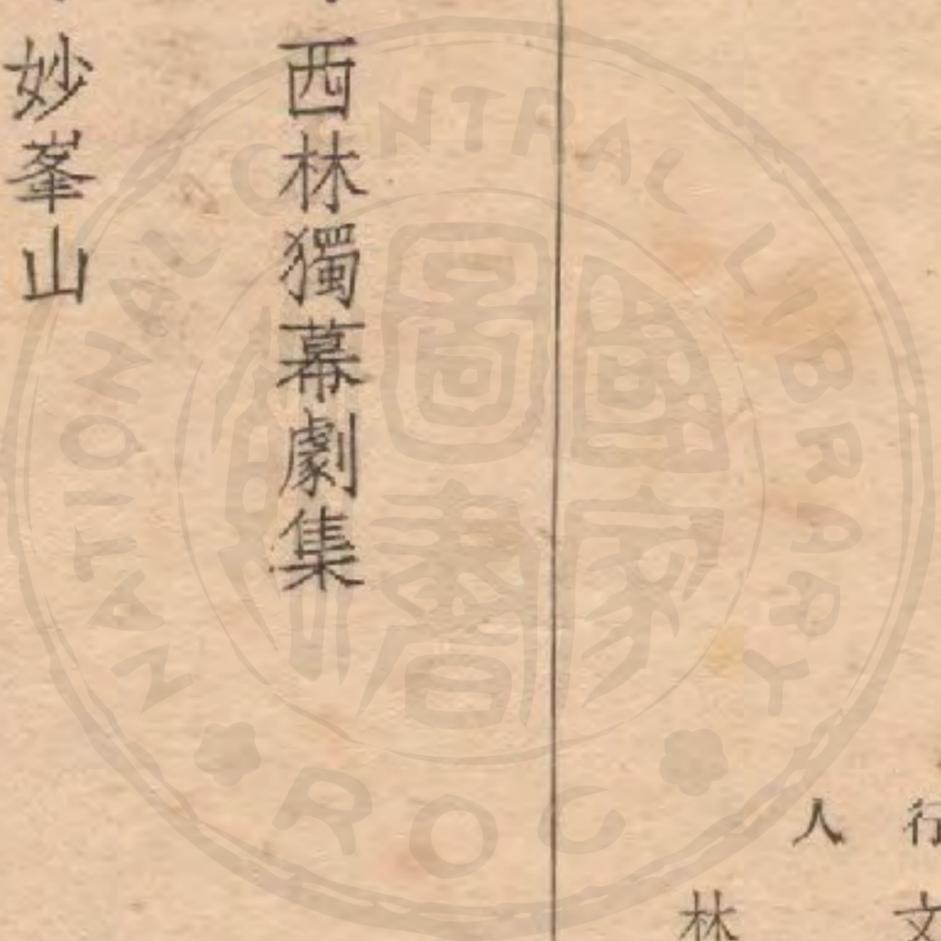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通交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一版

三十六年八月再版



國家圖書館



004651023

法務部調查局



030282

